



燕園集

216.1
4622

47211

燕園集



燕京大學

燕園集出版委員會

1940

目次

陸志韋

白話詩用韻管見……………一一—一二

雜樣的五拍詩……………一二—一四

郭紹虞

新詩的前途……………一五—四三

白帝

春夢再篇……………四四—五二[®]

王戟

廢簡拾零……………五三—五六

汪玉岑

牽牛花……………五七—六〇

目次

百貨店巡禮.....六一——六二

「曉」.....六三

「等候你」.....六四

「我羨慕」.....六五——六六

夸父.....六七——八〇

吳興華

羣狼.....八一——八三

沉默.....八四——八五

無邪的歌.....八五——八七

「而從高處落下的水——」.....八八——八九

在黃昏裏.....八九——九一

姚 伊

「森林書」.....九二——九五

孫羽

細柳集……………九六——一一五

秦佩珩

仙人塚……………一一六——一二二

張蔦陳

圓明園……………一二三——一二五

夜行……………一二六——一二八

語……………一二九——一三一

張敏珍

望著向海的人……………一三二——一三五

後記

陸志韋

白話詩用韻管見

一、中國詩中押韻之重要

自來談文藝者，韻文與散文對立，蓋以詩詞歌賦曲爲一類而不用韻之文自爲一類。間有以詩爲一切韻文之別名者，此不常用。約而言之，詩者，四五六言律絕以及長短句耳。詞亦名長短句，則二者界限本不易分。晚唐之詞出於樂府詩，調有長短，則句亦不得不有長短。

近人言詩，始與散文並舉。其見解似導源於西方，即近今 Poetry 與 Prose 之稱也。西詩之嚴於用韻，乃中世紀以後之事。然其時戲劇唱片之類無韻者尙居多數。前溯古昔，更無論矣。總之，西洋人不以押韻爲作詩之主要條件，韻散並可爲詩，

故近且有自由詩，散文詩等等之嘗試。

反觀我國，曾見有無韻之詩乎？周頌五十五章，六章無韻。外此惟晉唐人譯經，其於梵贊咒偈例不用韻，中國人向不以詩視之。故今人一聞東西洋向有無韻之詩者，未嘗不引爲趣談。國人若有繼起述作者，則目爲僇夫。不特循規蹈矩之人爲然，即所謂大衆文學，民間文學，亦無不以押韻爲詩，蓋民歌無不用韻。

二、韻之功用

詩具形式，以節奏爲基礎，而以韻補之。節奏之道，藉輕重長短以顯聲音之抑揚來復。聲音之有規則之變化者何以令人歡喜乎？此不得而知。曩論節奏，以爲出自肌肉之弛張，但爲臆說。即也偶而言中，復問肌肉之弛張何以令人歡喜乎？總之，詩聲必有來復，此古今中外所同然也。此節奏也，如何可以押韻輔之？蓋節奏之來復，使聲音分成小組，一組之內至多不出四五音。聯若干小組則成一行詩。何謂一行？寫在紙上，忽而中斷，從頭再起，此以目代耳，不足爲訓。試讀英文素詩

(Blank verse) 每行五節者，若不預知其爲素詩，能聽其爲每行五節乎？欲不以目代耳，仍當於聲音求之。譬如讀至一處，鳴鐘打鼓，或羣呼「亞門」「已焉哉」，一唱一和，亦成來復。然此則以詩外之聲音爲律則也。詩之內，惟有聲音之頓挫足以爲來復之標準。若每讀五節而一頓，則其詩爲五節詩。中國五言詩，實三節詩也，七言實四節也。詩聲之頓挫生於何處，必以語文之意義而定，其勢不可強求。例如人寫五節詩，一語未足五節而意義已盡，大不可強湊五節。然能詩之人未嘗不可強湊，人且不知其爲強湊。最難堪者，一語已具足五節，而意猶未盡。英人爲 sonnet 爲其他館閣體者，輒以餘意引入下行。下一行未了，而意義已盡，於是聲音之頓挫發現於一行之間，尙成其爲詩乎？國人有學豆腐乾詩者，於此切不可效法也。故凡人說話作文，苟寓有一定之來復頓挫，形式上已自成爲詩，而韻則所以助成此頓挫也。詩可無韻，而有韻之文易成詩體。韻可以預報頓挫之將臨，一語之將了。作詩者善於用韻，亦即留意於節奏之整齊，語句之圓滿。等而下之，亦可以韻爲路

程之標注，猶言「至此一里」。由此觀之，詩之卑劣者尤不可不用韻也。

三、韻不可濫用

舊詩夾行用韻，逢單句則避韻，其律甚嚴，惟首句或轉韻第一句可押韻耳。民歌之體，出自三百篇，下至今日，大都不出此範圍。西洋十九世紀詩中，此式亦甚普通。然如英文所謂 *Common Verse* 者，則二與四爲韻，一與三復爲韻，此間行兩兩行韻之法，中國人惟填詞時偶一用之。三百篇中，兔菹，漢廣，行露，小星，野有死麕，鶉之奔奔，均作此體，秦漢以後失傳。近日民歌鮮有此風。白話詩效此體者實爲歐化。余昔亦嘗爲此，弄巧反拙，殊不近中國情理，今後當慎爲之。此其一。每行押韻，亦詩之一體。三百篇之後惟唐宋人作小令時用之，創爲格調。長詩中則爲例外。李白廬山謠，「廬山秀出南斗傍」以下九疊句惟第八句無韻，或所以像「屏風九疊」。杜甫麗人行二十六句中四句無韻，則爲鋪張炙手可熱之勢，揄揶而兼調笑。凡此似皆有所爲而爲之，與今日白話詩但學西人作疊句者不同。實則

西洋人逐句押韻亦惟小詩有之。押之不休，聲如敗鼓，中國人向不取也。此其二。
長詩四句六句或八句轉韻，亦舊詩通例。杜甫詠懷五百字，以入聲爲韻。若用平聲，勢必亦如後人五言百韻之類，以作詩爲玩藝。紅樓夢「蘆雪亭爭聯即景詩」，「凹晶館聯詩悲寂寞」，當與科舉末流，詩鐘燈虎，門巧爭妍，一律視之，否則肉麻更甚。白話詩尤不可犯此習氣。白話取韻較律詩爲易，隨便掇拾，即成韻文。天雨花一書六十餘萬言，蘇州人唱之，實祇 *in, en* 一韻。此書余從不聞人付之弦索，如家中老太太小姐低聲吟誦者，余已不得不搖頭却走。誰能耐此 *in, en* 四萬次哉？此其三。

蓋詩之用韻，即以技巧而言，有必取之有盡，用之能竭，始覺其難能可貴。閑人每喜險韻，亦猶戴竹筒走繩索者爲觀衆所驚嘆也。取韻之難易關乎一種方言之元音與收聲。譬如日語收聲僅一 *u* 主要元音僅 *a, i, u, e, o*，充其量不過十餘韻耳。故用韻非難，而避韻爲難。太平洋島國之音有較日語更爲單調者。與檀香山人談韻，不猶

教人呼吸之必一呼一吸乎？我國語音之簡化，自周秦以來，每況愈下。至今日官話吳語，押韻之事已等於兒戲。官話四十一韻乃兼開合齊撮而言。我國自有詩史以來，開合不分韻，一三等之同一主要元音者亦必同韻。故官話實止十八韻，已覺繁細。鼓詞十三轍雅俗共賞，惟我南方人之作白話詩者，於北方土話不能諳熟，則不如依正音十八韻耳。吳語不廢入聲，然其與平聲之分別不外乎一短一長，一急收而一不收。民歌 $\circ\sim$ 與 $\circ$ 爲韻， $\sim\sim$ 與 $\sim$ 爲韻，惟 $\sim$ 與 $\sim\sim$ 爲真正入聲韻，亦不常用。反之， $\sim$ 與 $\sim$ 已全混合，不僅如北方之時可通轉已也。故各種吳語中，韻之數目大致與北方官話不相上下。蘇州說書者，上海唱灘簧者，臨時胡謔，亦復成韻，猶北方之鼓兒詞也。中國方言中較難於押韻者，厥惟粵語。以視英文，仍小巫之見大巫耳。竊謂用韻愈便利，愈不免落套。落套之極，則爲宜卷說書。多用韻誠不如少用韻也。

四、用活韻不用死韻

昔人用韻書，大都墨守陳規，無當於當世語音。漢魏以前余不敢言。唐代許敬

宗奏併切韻，然猶與其時京洛之音相棄遠甚。南宋以後，劉陰之韻盛行，實則棄語音更遠。頑固之習千餘歲未嘗或改，無怪今人之寫白話詩者猶時檢平水韻也。白話作家似仍以江南籍居多，而無不欲摩擬官話。「蘇州人說官說」，「廣東人說官話」，至可怕也。余少年時寫渡河集亦不自量力，押韻之處，國音，平水音，浙音，如野藤蔓草，糾纏不可名狀。及今思之，愧悔無已。實則白話詩既以官話爲準，自當以官話爲韻。南人不諳官話者，首當習官話。縱不然，亦宜購一國音韻譜，聊以藏拙。趙元任新詩韻，黎錦熙，白滌洲國音分韻常用字表之類，均好書也。然直捷了當之舉，殊以應用方言爲宜。徐志摩以硤石音爲詩，惜也半途而廢。餘子無此勇氣矣。雖然，方言入詩，豈易言哉？我浙方言十里一小變。硤石去我家百餘里耳，志摩之詩已有非余所能卒讀者，何能令河北廣東之人讀之？今人所以捨己之長而出於藍青官話之末路，亦自有故。此不學之弊也。更可憐者，土偶木偶，兩無所成。如余少小離家，求學就食，於茲三十餘年，已無一種方言能說得純粹。則將

何以寫白話詩耶？瞻顧儔輩，流轉如蓬者實居多數。今日之白話詩乃至於不文不白，不死不活，不南不北，勢所必至。韻之不諧，其餘事耳。用活韻者必說活話。用死韻者，說死話，甚至不說話可也。

五、押重音不押輕音

古人作詩，鮮有以虛字爲韻者。「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韻不在「矣」字「思」字。杜詩「青眼高歌望吾子，眼中之人我老矣」，一章之末，長嘆一聲，虛字化爲實字。偶一爲之耳。自宋人以「而已」等字爲韻，油腔滑調，反至節奏不諧。

白話虛字幾無不爲輕音，尤以國語爲甚。「一張紙」絕不可與「一把椅子」爲韻。「小白菜」不能與「好利害」爲韻。此理本甚淺顯，而時人多有不明者。余作雜樣的五拍詩全體無韻。有來信責詰者，曰：

趕着自己的尾巴繞圈兒的狗

一碰碰到了人家齧光了的骨頭

「狗」「頭」非韻乎？能說官話者自知重音不在「頭」字，不能官說者雖萬般講解無益也。余亦自不慎，「頭」字以迴避爲宜，後當警戒耳。

漢語句式，以語助詞收脚者，重音不在末一字上。詩經，楚辭即據語音之自然輕重掇句爲詩。韻在語助詞之前一字。前引漢之廣矣，詩經之例也。「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足索些！」此楚辭之例也。漢魏以來，士大夫以寫白話爲耻。宋玉之後似無知語音輕重者矣。二十餘年前，余始作白話詩，即注目於此，亦不自知其復古，蓋語音之自然流露，有不得已也。渡河集云：

燈熄的時候

牆上有長的影子跳着

下弦的月色

在窗外的松林上照耀着

.....

.....叫着

.....

.....靠着

(不合文法之處，讀者諒之。其時余唯一國語導師，水滸，紅樓夢耳)。雖不敢自比於楚辭，要亦中國人所作中國詩也。

詩騷之體，押韻之後，語助詞每句必同。猶英文以 *stately* 叶 *sedately*，*Tennyson* 兩輕音完全相同。然問 *nation* 能叶 *contagion* 否？「利害」能叶「起來」否？兩重押韻之法西方以爲不經，中國亦前無其例。雙聲疊韻，偶然相逢，非刻意爲之也。余申酉小唱中有茅屋嫁女兒一詩，試用重韻，揄科打諢而已。前此亦曾偶一試之，舉非正路。

六、不可破句押韻

舊詩不破句，韻過而語亦盡。若有僉夫吟此七絕：

昔人已乘黃鶴去 此地空遺黃鶴樓

上面之雕樑刻桷 白雲千載空悠悠

不亦大笑話哉？

Thou that art now the world's fresh ornament

And only herald to the gaudy spring,

Within thine own bud buriest thy content

And, tender churl, makest waste in niggarding.

此沙士比亞Sonnet第一首中之四行，一三行破句押韻。今人讀之或有嫌其浮麗者，而於英文語法則無不當之處。前此某社詩人競傲所謂「商籟」體。其斷肢折骸，雖沙士比亞不能過之。衡以舊規，其人非痴即妄，但不知白話詩中能擅勝場否耳。中西語法絕不相類，西人所許者國人或以爲不通，譸張爲幻，所不取也。

用韻本意，首欲人知押在何處。若必勉強排比而後知之，勞精斂神，玩物傷志，何貴乎讀詩哉？究之亦以目代耳之技，非白話詩正道也。

雜樣的五拍詩

十五（廿八年四月十六在頤和園有所見。前一天又讀 H. S. Eliot 的荒原，沒讀完）

八只大胳膊動晃的，眼觀八方。

千手千目的，觀自在摩訶薩，

無所不曉的，快把我嚥下去罷。

黑肚子的屎個螂你滾我到那兒？

越滾越圓啦，我自個兒也會滾啦。

圓寂的時候會臭得滿身長蛆。

十六（廿八年十一月十一日作，跟自己的思想告別）。

送你一程罷，送到拐彎兒的橋上。

過了這一關，前面是你的路程了。

路上的灰土緊追着你的輪子，

就算是一家子的人的胡思亂想罷。

你老實說，「我父親在鄉下等死」。

灰土又落到地上，你走得遠啦。

十七

紀念屈死的，造一個觀音像。

廢銅爛鐵這年頭貴得離奇。

用死人的天靈蓋好充象牙。

慈悲的菩薩，原先你裸體的來，
白衣是我們獻奉的，像看護打拌。
如今又歸於裸體，我們的頭頭。

十八（十一月十五）

夢見給人家挖土，填土，做墳。
反正不像是跟我有關係的人。
好像有點兒悲傷，也像有點兒累。
做墳該不是我的終身事業。
白天，你學宰豬，然後宰人。
有錢的女人喝采，你覺得高興。

郭紹虞

新詩的前途

自新文藝運動以來，散文和小說的成功最爲顯著，戲劇也有相當的進展，若數其較無成就者，要推新詩了。一般從事於新詩的人，有的興趣轉變改弦易轍了，有的淺嘗輒止知難而退了，有的江郎才盡似乎也不見有何進展了。新詩運動竟掀不起文壇的注意，於是便不免懷疑到新詩的前途。

新詩究竟有前途沒有，這是我們所要討論的一點。

由種種方面看，我總相信新詩自有其前途。從文體演變上說，舊體詩以染指者衆，難以爲繼，其勢不得不另闢途徑，所以新詩當然有其迫切的需要。從時代背景上說社會機構既逐漸變動，則舊詩中所表現的雅人深致，不復能存在，自然只有漸

趨於沒落。於是運用新題材應用新形式的新詩，當然更有其生命。

我們須知一種文體之轉變，一種新的文體之產生，絕不是僅僅文體的關係。在某種文體成立的時候，自有與之適應的某種工具與技巧，自有與之適應的某種題材與思想。我們還可以說，工具與技巧轉變了，題材與思想轉變了，於是纔有新的文體產生。假使我們承認舊詩是文言的技巧，是古代語言的技巧，而新詩是白話的技巧，是現代語言的技巧，那麼只須將來新文藝有其永久的生命，現代語成爲文學最適用的工具，不怕新詩不能取舊詩的地位而代之。我總覺得將來應用文也許還可以雜用一些文言的字眼或句法，至於文藝文則必須另闢新的園地，運用新工具，創造新技巧，否則不會形成一種新的體製。此其一。假使我們再承認舊詩是用舊的題材，適合於舊的社會，那麼在社會機構變更之後思想便不得不隨之改變，思想既變，題材也不得不隨之而異。所謂時代青年，所吸受的是時代思潮，所創作的是時代文藝，新詩，便可在這種機運上有他的生命。時代崇拜勞工，那麼洋車夫呀，紅鼻子阿三

呀，大無畏的胸膛呀，盡是詩人描寫的對象。這些詩料，若用舊詩的形式去寫，未嘗不真，可是嫌俗；反之，若用新詩去寫風花雪月等等的清料，去寫采藥蒔花等等的雅事，未嘗不雅，可是嫌酸。真與雅原沒有一定標準，俗與酸也沒有一定標準，只要適合——適合得使形式與題材相調和便覺其美，適合得使作者的思想與讀者的心靈相吻合，也覺其美。新詩便有這種客觀的條件，所以有前途。此其二。

新詩既有其前途，既有其適合發展的因素，何以近數年來轉有衰落的現象呢？這也是我們所要解答的一點。

我以爲這種衰落的現象，並不足怪。我們看到中國歷史上各種新的體製之產生，尤其在詩的方面，其產生與成熟，都須經過相當的時期。不過有些講文學史的忽略這些方面，所以此種情形，似乎不甚顯著而已。實則以前各種新體之醞釀，除律體以外殆無不先經許多無名作家之試驗者，待到無名作家創造試驗相當成功之後，於是其體始逐漸完成，逐漸固定，而爲一般作家所採用。一般人只看到作家採用以後，

於是纔覺新體之成立，而以此歸功於一二作家，實則中間不知醞釀了多少時候，纔能成功。五言詩的產生，導源於樂府，而樂府即是民間的文學。由樂府到五言詩已經過了多少時的醞釀，多少人的試驗，不必說什麼「鬱陶乎余心」，「名余曰正則」等句，已見於夏歌楚謠了。詞的產生，如梁武帝江南弄沈約六憶長孫無忌新曲之類已具雛形，而其體亦本自民間。敦煌零拾中所載云謠集雜曲子，更可爲無名詩人創作試驗之例。即就律體而言，自永明體以至沈宋，中間也不知經過了多少的試驗，然後纔能約句準篇，成爲定則。這在舊作從永明體到律體一文，已說明其關係了。我們看到歷史上新體成立之難，那麼回頭再看新詩運動，僅僅不過是十多年的事，而欲有偉大的詩人，有偉大的作品，這簡直可說是奢望。所以在這裏，我們所應注意的有兩點：

(1) 一種語言文字的新的使用方法，必須累經試驗，然後汰劣存優，始能成功，這是沒法急進的事。七言詩之產生，昔人謂權輿於栢梁體，由今看來，做句七

言詩還不容易，然在當時詔羣臣二千石有能爲七言詩者乃得上坐，可見能者之寡，可見七言句至少在當時是認爲不很容易的事。後來，太學中的口號，民間的童謠，駁駁有趨向七言之勢，於時七言詩句的技巧，始得逐漸完成，而形成一種新的體製。七言詩的完成猶且如此不易，何況由文言變到白話，何況是白話中的新詩。前無所因，則創者難而評者亦無準的可依。所以求之淺則覺其率易而淡焉寡味，求之深則又覺其艱澀而解人難索。一般人對於新詩之不滿，大率不外此二因，然而何曾知道新詩的技巧原不是一蹴可幾的呢？

(2)何以一般人會對於新詩有此不滿？何以昔人對於新體的成立，不會有此苛求？這也有原因。蓋以前各種新的體製之成立是演變而不是革命。演變是慢性的，革命是急性的；演變是由作家無意間試驗成功的；革命則是批評家特意指出了方向而強一般人進行的。在無意間試驗成功的，好似一條路經過無數人的踐踏，雜草不生，由小徑以成爲大道；特意指出了方向而進行的，則蹊逕未開，全憑開創者的力

量，筆路藍縷，究竟以如何進行爲最合適，便不能不成爲問題。所以人家對於演變中的新體不會苛求，因爲原無標的在前；而對於革命進程中的新體，似乎容易指摘，因爲懸着一個目標，容易發見他的缺點，同時也容易使人忽略披荊斬棘中的辛苦。於是第三點，我們可以討論到現在新詩的進行與演變中的得失了。

新詩之起是對於舊詩之反抗，所謂「詩界革命」，即是要一反舊詩之種種束縛，所以崇尚自由詩體。一般人對於自由詩體的希望，不外兩點：一是句的自由，不要再受什麼五言七言的限制，於是長短句成爲唯一的標準；二是體的自由，不要再受平仄調協的限制，不要再受用韻的束縛，於是走到極端的有所謂散文詩。在此時期，如胡適之氏詞化的詩，與劉延陵氏散文化的詩，可以爲其代表。

然而，詩體解放以後，也不能不有新的體，新的形式。因爲詩，畢竟不能完全漠視形式的問題。易言之，也即不能漠視技巧的問題。

詞化曲化的詩在句式方面是解放了，再加了音節方面沒有平仄韻腳的限制也可

謂自由了。然而不知詞曲之長短句，乃是一方面解放了句式，而另一方面由體式言之，則更爲束縛。他受了音樂的牽掣，每調都有一定的方式，甚且在此一定的方式中間，於音節方面調協平仄之外，再有上去的分別，再有陰陽的分別。所以依舊不免受種種的桎梏，而他正於此種桎梏中創造了許多新的體，新的形式。詞曲之所以能延續其生命，即在能使每一調都有其固定的形式。每調都有其固定的形式，於是句之長短無定便不成爲問題。何以故？因爲他在句的方面雖沒有形式上的標準，而在體的方面，建立了他形式上的標準。此種標準之建立，即是上文所說，經過無數人踐踏開闢而造成的康莊大道。既成康莊大道，所以一般人得以通行，得以照着此標準而進行。假使漫無準的，長短任意，體製不成爲硬性，即體製未臻於完成。體製進到硬性，固未必是好現象，然而任何文體之形成，無不是進到硬性始到達完成。這是詞體所以能成功，而新詩的自由詩體所以不易成立的原因。

至於散文化的詩，則雖美其名曰散文詩，然使人讀了以後，似乎總覺得不成爲

詩。由詩體解放言則誠是解放了。但即以此爲新詩的標準，或惟一的標準，那便不免令人懷疑。我們須知詩並不是不能散文化，蘇黃之詩，昔人稱其以議論爲詩，以才學爲詩者，滄海橫流，固然不是詩的正則，然而人總不能不承認他是詩。何以故，因爲他有詩的形式故。由此再進一步，便成爲賦。賦雖有詩的意境，雖爲古詩之流，然而六義附庸，蔣爲大國，已不能不與詩畫境了。不過雖不同於詩，却亦不能稱之爲文。再進一步，則如六朝和宋明人的小品文字，抒情寫景宛有詩意，確有詩的實質，即欲稱之爲散文詩亦未嘗不可，然而昔人只稱之爲文而不稱爲詩，也以其太不重形式方面，似乎不成爲詩體而已。

這是自由詩體的致命傷。當時詩人也未嘗不看到這一點，也未嘗不感到此路不通而想另闢途徑。於是劉復氏即努力於新形體的創造。劉氏揚鞭集自序自言「在詩的體裁上是最會翻新鮮花樣的。」實則在自由詩體中間，一般人誰不想在體裁上翻新鮮花樣！於是有的在每節起處用着同樣的複句，有的在結處用着同樣的複句，有的

在起結都用着同樣的複句，有的用對話體，有的用排偶體，有的用迴環反復體，有的用詞句顛倒組合體，可謂翻盡花樣了。然而須知這是詩法而不是詩體。以詩法爲詩體，則此種新形式，翻無可翻，有時而窮。偶一爲之，固然覺其新鮮，若使因襲成法，便不免仍落舊詩蹊逕而容易使人生厭。這便是不及舊詩的地方。舊詩以有定體，所以新詩中各種新鮮花樣，——即上文所謂詩法，無不可以容納在內，而却不必翻新見奇。昔人所謂「譬如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便是如此。假使造化者，厭日月形體之固定而欲翻新鮮花樣，日異而月不同，則其技也必有時而窮。

於是周啟明氏又開了小詩的園地。周氏是受日本俳句的影響，而冰心女士受了太戈爾的影響亦以小詩著名。這卻是一條路逕。爲什麼？在詩的形體固定之後不妨離開一些詩的實質，溢而爲敘事，變而爲說理，乃至轉爲攷證，或偏於咏物，依舊可以承認他是詩。獨在詩的形體未固定以前，則不宜如此。當時的新詩，有許多哲理詩失敗了，有許多故事詩也失敗了。其比較成功的只有當時的小詩，與郭沫若氏表現

反抗精神的詩。小詩因為縮小了詩的形式，所以雖是哲理詩，猶覺其詩意沛然，詩趣盎然，雖則梁實秋氏之評論冰心女士已嫌其「句法太近於散文的」。表現反抗精神的詩則因為縮小了詩的領域，是生底顫動，是靈底喊叫，所以也有他的生命。然而奔放的詩格不適宜於詩境之旁溢，則範圍已較舊詩為狹了；旁溢之詩境又不宜於詩格之奔放，則氣魄也較舊詩為促了。「陌上花開可緩緩歸矣」，「天氣殊未佳，汝定成行否，寒食近，且住為佳爾！」，何嘗無濃厚的詩意，然而昔人不稱為詩，所以小詩自繁星流雲以後亦難有嗣響。

由這樣說，所以我們承認新詩在形體方面有相當的重要。

於是第二期的詩人便分為二途：（1）致力於句的方面者則成為象徵派；（2）致力於體的方面者則成為格律派。我們再看此二派的成績是如何？

由象徵派言，確是一種進步。此派導源實亦起自周啟明氏歐化的詩句。周氏之詩不僅在文法上增加歐化的成分，即就其觀察力與想像力之驚人，已足開象徵派的風

氣。象徵派的重要，在於給詩創造一種新語言——即是運用現代語的新技巧。我們要知道文學上任何體製之成立，也即是一種新語言創造之成立。駢體文是如此，散體文也是如此。五言詩是如此，七言詩也是如此，乃至長短句更是如此。「水田飛白鷺，夏木嘯黃鸝」在五言中不是名句；「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在七言中便成為名句了。昔人驚異於王摩詰運用疊字之妙，實則這不全是疊字的關係，乃是他創造新語句的關係。昔人也有改「清明時節雨紛紛。路上行人欲斷魂，借問酒家何處是，牧童遙指杏花村」一首，以為可以刪為「時節雨紛紛，行人欲斷魂，酒家何處是，遙指杏花村」，改七絕以成五絕者，殊不知全詩脈絡全在首二字，一加刪節，精神不出。此中關係，即是創造語言的關係。不僅如此，「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原是翁宏的詩句，在詩中算不得高格，而運用入詞，便成舊句。「小山重疊金明滅，鬢雲欲度香腮雪」，「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這類句子不能入七言古詩中。明白這些關係，然後知道新詩之失敗，至少有一部分在句式上面。用詞化

或曲化的句，用古詩化或律詩化的句，用歌謠化或彈詞化的句，未嘗不可，然而不能促進新詩體製之完成。新詩體製之完成也必在新語言創造完成的時候。象徵派的詩有時覺其句調之艱澀，好似讀着翻譯一般者，其原因即在於此。他們走的路不能算錯誤，然而也不能算成功，即因新語言的創造，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象徵派之第二特徵在創造一種詩化的語言。此所謂詩化的語言，是指詩色而不指詩音。格調派的主張纔注重在詩音方面。本來，我們試想：運用通俗的白話以入詩，一方面既不能如江西詩人之化俗爲雅，一方面又不能落詞曲或歌謠的窠臼，當然的，於歐化之外只有再注意於想像力的表現，利用比喻以增進詩的藝術了。然而這樣一來，由於詩人感覺的敏銳，對於所要表現的不免多繞幾個灣，而蒙上一些朦朧的氣氛了。讀者爲此朦朧的氣氛所迷惑，不免抱怨於象徵詩之難懂。實則這原是有辦法的事。「獼猴曾驚博奧殫，一篇錦瑟解人難」，詩家原不妨有此境界。不過李義山的詩是利用古典以創造詩化的語言的，利用古典，所以人家還不覺其怪，至於渾

用通俗的語言，必須利用比喻以增其表現力者，那麼一般人便將目之爲怪了。盧仝的詩，便是這一方面的例。胡適之氏白話文學史稱盧仝愛作白話怪詩，用許多有趣的怪譬喻，說許多怪話。實在做白話詩而欲見長，除了如象徵詩之用怪譬喻，或如格律詩之講究音節，此外很不易找到妥善的方法。與盧仝同時爲白話詩者，尙有白居易：盧以奇詭勝，白以平易勝，而平易的「元和體」，却正重在音節方面。白氏新樂府自序云：「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這即是說明他們利用音節的地方。盧詩句法長短不等，由音節言之確是遜白一籌，那麼其詩之走上奇詭一路，原不足怪。然而盧氏在詩體既定之後，另闢蹊徑，創此一格，猶且韓愈稱之爲「怪辭驚衆謗不已」，猶且要刪改他的月蝕詩。則新詩在詩體未定之時，而象徵作風瀰漫詩壇，安得不令人驚訝，安得不令人懷疑。

再由格律派言，更是一種進步。他們也用歐化的句法，有時也用象徵的寫法，但是更重在詩的音節。必有這種努力，始可使詩成爲一種新的體製。論理，此派詩

應有相當的成功，然而仍不爲人注意，易被人忽略過去者，則以創造新音節，較創造新語言爲尤難。音節的創造，不能離語言文字的本質。在中國的語言文字裏，用雙聲疊韻，昔人已試驗過了；用平仄，更是舊詩音節頂重要的法門。除此之外，舍平仄而採抑揚，講節拍，未嘗不是一條新途徑，然而欲使此新途徑成爲康莊大道則必須經過相當的時日。從永明體到律體猶且經過多少人的試驗。何況這是一種新的嘗試——這是比較的並不適合於中國語言文字本質的新的嘗試。於是有的顧到了每行的音尺，却沒有顧到每行的讀，意義的停頓與音節的停頓不一定相符，便不免發生吟誦上的困難。

這原是一個比較困難的試驗。求其成誦，則容易落入舊詩詞或舊歌謠音節的窠臼，求其新創，又往往使人讀後不能了解其音節之美。易言之，即是此種音節不易得一般人的公認。不得一般人的公認，即此新途徑不易成爲康莊大道。固然，所謂一般人的公認，從另一方面言，也須經過相當時日使一般人也同樣培養得有相當欣

賞的眼光與能力。

由上文所述各點而言，可知我們對於新詩不該有很大的奢望；減低了奢望，自然也不致於失望，也不致於苛求。新詩還是可以腳踏實地一步步地進行。

於是，第四點，可以討論到此後新詩將怎樣地進行？易言之，即什麼是新詩的前途。

我們總括上文所言，便可知現時人對於新詩之不滿，只在於新語言與新音節之創造，尚未臻於完成的地步；便可知道，假使不先喊出了新詩的口號，則一般人從事於新語言與新音節之創造即未臻於完成，也不致招讀者之不滿。葉紹鈞氏文中載着一首譏諷新詩的新詩。

新詩破產了

甚麼詩！簡直是；

囉囉嚙嚙的講學語錄，

郭紹虞

瑣瑣碎碎的日記簿，

零零落落的感慨詞典！

這裏宣告新詩破產的罪狀，雖有些牽涉到詩的意境的問題，然而主要的病根，恐怕還在新語言與新音節之沒有創造完成。詩是精粹的語言，不精粹所以覺其囉嗦了；詩又是帶有音樂性的語言，沒有音樂性所以又覺其瑣碎與零落而不感到調諧了。語體用在散文中間，尙且在創造與修正的階段，何況於詩！散文中間有些過度歐化的語句，有些稍涉晦澀的語句，人家看了，尙且覺得不甚習慣，不易瞭解，何況於詩！所以我們一方面應當承認新語言與新音節之創造，未臻完成，而努力在這方面進行，這是新詩作者應負的責任。我們另一方面，應當明瞭看不懂的語句，念不上口的音調，原是新詩進程中應有的現象。我們不能因其不合自己的脾胃而加以抹煞。這又是新詩讀者應有的了解。

於是，問題在這裏了。新詩作者應當遷就讀者呢？還是應當一意孤行呢？閉門

造車，則不會合轍，顧了合轍又往往不會創出新鮮的花樣。這即是新詩進程中應注意的問題。

實則，這還是不成問題的問題。遷就讀者也好，一意孤行也好，正不妨各行其是，因為這是試驗期中應有的現象，——一種新體運動未成熟前應有的現象。作者只須大著膽子試驗罷了。

歷史上每一種舊體逐漸沒落新體將要代興的時候，一般新作者很自然的分爲二派。一是左派，力變舊作風，力革舊體製，處處對舊派站在反對的地位，也可稱爲革命派。一是右派，舊作風與舊體製之長兼收並蓄；然仍不忘創造其新作風與新體製，這可稱爲修正派。李白詩云「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又云「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這即是革命派的論調。杜甫詩云：「別裁僞體視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又云：「後賢兼舊制歷代各清規」，這即是修的派的論調。現在新詩的進行也正是如此，若取革命的態度則當一意孤行，若取修正的態度則不妨遷就讀者。

誰都知道新文藝運動是與新文化運動有密切的關係，誰都知道新詩運動是受西洋詩的影響。所以所謂遷就讀者乃指新詩中間容納舊詩的問題；所謂一意孤行乃指新詩中間採用歐化的問題。然而，於此却正不容易。我們須知杜甫雖是修正派，雖是集大成者，然而他的詩却是變格，韓愈之詩，蘇黃之詩，全自杜氏變格中出來。他學漢魏六朝之詩，然而最不帶漢魏六朝的氣息，最不襲漢魏六朝的面貌。我們更須知李白雖是革命派，雖是反對建安以來的綺麗文詞，然而「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杜甫即以庾鮑擬其詩，「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解道澄江淨如練令人長憶謝玄暉」，李白也很傾倒於謝眺；此外樂府歌行且有很似漢魏六朝的呢！所以李杜之成就，不僅他們在詩壇上代表左右兩派，更在他們是雖左而不廢右，與雖右而不廢左的精神。因此，對於新詩的進行也須能有這種態度。新詩中原不妨容納舊的，但必須容納得使人不覺，易言之，也即是容納而出之無意。容納舊的以後依舊不妨碍新詩的風格與體製，那纔是成功。新詩中原不妨使之歐化，但必須先有運用

母舌的能力，必須對於國情先有相當的認識。歐化而不破壞母舌的流利，歐化而不使讀者感覺到是否中國的背景，那也是成功。本此標準以檢討已往的新詩那得失便瞭然了，本此標準以看到新詩的前途那進行的方向也可以瞭然了。

然則如何容納舊詩詞而仍成新格呢？最好的練習莫過於翻譯舊詩詞。翻譯舊詩詞則對舊詩詞中的字眼題材或風格等等究竟是否適合於新詩，或那一些可以適合於新詩，便容易明白。郭沫若氏的卷耳集，翻譯詩經，原不失爲一種嘗試；不過此是開創的試驗尙不能算是成功。他失敗的原因，在於（1）詩經本身的意義，經過許多經學家的解釋，是非紛紜莫衷一是，現在翻譯究應根據那一說，便不能不先有抉擇的能力；（2）詩經原是自由詩體，而又是古代文學，所以他的翻譯不能不側重在意義的翻譯，而不是文體的翻譯，易言之，他只是古今語的翻譯而已。所以在新詩方面便不生影響。假使用此種工力以翻譯後人的詩詞，如昔人之墮括歸去來辭以爲詞，點竄蘭亭集序以爲戲曲，那纔是文體的轉變，那纔於創造新語言的試驗有一些幫助。

現在即以本系學生韓迪厚女士翻譯南唐二主詞以爲例。

南唐中主攤破浣溪沙詞

譯詩

菡萏香銷翠葉殘。

雨滴，

西風愁起碧波間。

打破荷花瓣，

遠與容光共顚顚——

擊起環波片片。

不堪看。

西風，

* * *

捲着塞愁，

細雨夢回雞塞遠，

一曲笛韻一縷憂。

小樓吹徹玉笙寒。

小樓，

多少淚珠多少恨，

無人問，

寄闌干。

多少淚珠多少恨。



南唐後主搦練子詞

譯詩

深院靜，

冬夜板着一張死人的臉。

小庭空，

邁進短牆的是斷續的風；

斷續寒砧斷續風。

砧聲伴着它捲入宮庭，

無奈夜長人不寐，

月光篩透窗紗，

數聲和月到簾櫳。

一個未眠的人隨着砧聲的抑揚悠想。

又長相思詞

譯詩

一重山，

楓葉紅得最鮮明的時候，

兩重山，

也是青天去得最高的時候；

山遠天高煙水寒，

.....

相思楓葉丹。

一棵楓樹的影子透到遠山之外。

郭 紹 虞

* * *

鞠花開，

鞠花殘，

寒雁高飛人未還，

一簾風月間。

* * *

寒雁歸來，

對着殘花

送一聲斷腸的哀叫，

簾外是月光，

簾內是伊人的淚。

又瀟湘沙詞

簾外雨潺潺

春意闌珊，

羅衾不耐五更寒。

夢裏不知身是客，

譯詩

雨摧殘着春

悄悄地在夜間。

深更裏的暖中寒，

暴露了客子的苦中歡；

一向貪歡。

——荒涼中歡樂甚於

淒切中的荒涼。

* * *

* * *

獨自暮凭闌，

流水載着落花走過

無限關山，

無際的田疇，

別時容易見時難。

春攜着南國，

流水落花春去也，

南國携着春永遠永遠地去了！

天上人間。

這是一個很好的試驗。在這些詩中，詩的意境，當然是有的，問題即在如何把這些詩意，用現代語寫出來，用新詩的體製寫出來。易言之，即現代語，與新體詩是否可以充分表現這些詩的意境。韓女士於這一方面的試驗可謂成功了。他再譯後主烏夜啼前闕「昨夜風兼雨，簾幃颯颯秋聲。燭殘漏斷頻欹枕，起坐不能平」，諸語云：

夜的核心裏，

有風也有雨。

秋的聲音從無影的梧桐，

傳到燭前的幃屏：

躺着是一顆忐忑的心，

坐起來依舊是一顆忐忑的心。

翻譯「起坐不能平」一語可謂妙絕。又譯後主虞美人前闕「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諸語云。

秋月送給春花一個幻想，

春花送給秋月一個回憶的夢。

東風爬進小樓的窗口，

夢與幻想

都在月光中羽化了。

這樣試驗，並不沾染舊文藝的毒素，可以證明朽腐未嘗不可以化爲神奇！

然則如何採用歐化而不覺牽強呢！最好的練習又莫過於翻譯西洋詩，翻譯西洋詩，便可知道何者可以直譯，何者不適於直譯。夷堅志丙志契丹誦詩條稱，契丹讀鳥宿池中樹，僧敲月下門二句爲「月明裏和尚門子打，水底裏樹上老鴉坐」，這即是過度的夷化，所以見得奇怪。我們須知歐化句式的運用，必須有適當的限制。西洋詩的翻譯，若用舊體，則重在意譯所以猶不成問題；若用新體，則因爲可以直譯之故，便不免有失之艱澀者。爲此問題，我又請韓迪厚女士翻了一首 *Longfellow* 的黃昏詩。

原文

Twilight

譯文

黃昏

The twilight is sad and cloudy,

黃昏帶來雲也似的愁

郭紹虞

三九

The wind blows wild and free,

野風任性的吼

And like the wings of sea-birds

展開像海鳥的翅

Flash the white caps of the sea.

掀起海面上點點的白丘

* * *

But in the fisherman's cottage

在不遠的漁家裏

There shines a ruddier light,

發着微暗的紅光

And a little face at the window

窗口內一張臉

Peers out into the night.

向着黑夜窺望

* * *

Close, close it is pressed to the window

近了，近了，海上的歸帆

As if those childish eyes

船上的燈光像孩子的眼

Dere looking into the darkness,

投一縷尋索的目光

To see some form arise.

給無底的黑暗。

* * *

And a woman's waving shadow

一個女人拖着她的影子

To passing to and fro,

幌過來幌過去

Now rising to the ceiling,

漁船近了，

Now bowing and bending low.

影兒漸漸的從天棚上挪下。

* * *

What tale do the roaring ocean,

怒吼的海和怒吼的風

And the night-wind, bleak and wild,

在你們發狂的闖進窗口的時候

As they beat at the crazy casement,

述說些什麼故事

Tell to that little child?

給那幼小的孩童。

* * *

And why do the roaring ocean,

吼的，吼的海啊

And the night-wind, wild and bleak

在狂風怒捲的黑夜裏

As they beat at the heart of the mother

爲什麼偷走了她腮上的青春，

Drive the color from her cheek?

當你擊打着那寡婦的心？

此詩第一二句「雲也似的愁」和「任性的吼」，便不是一種硬譯的方法。這樣翻譯，即使背景不甚似中國的背景，而詞句艱澀的弊病却絕對沒有。

因此，綜括上文所言，有二點應加注意：（1）新詩正在創造和試驗期間，翻花樣，創格式，都是應走的路，應有的現象。焦竑文壇列祖序云：『孔子曰，夫言豈一端而已。言者心之變，而文其精者也；文而一端，則鼓舞不足以盡神，而言將有時而窮。易有之，物相雜曰文，相雜則錯之綜之，而不窮之用出焉。』在昔人猶有此論調，何況在今日！何況論新詩！假使偏主一端，必以爲此是正法，彼是魔道，何者要得，何者要不得，使新詩壇無端生出許多的派別，也大可不必！（2）新詩無論如何

創造和試驗，但將來的成功，其唯一的途徑，必在運用語言或音節的新技巧。此種新技巧，必須合於中國語言文字的慣例，而同時又不落舊式的窠臼。但是說似容易，做却艱辛。這不得不期望着新詩人的努力了。

二九，五，一五。

白帝

春夢再篇

去年寫過「春夢篇」，今年還想寫「春夢篇」。

忽然發現，這一年裏老多了。「桃紅柳綠的急潮」，是十幾年前所葬送的認識，去年再想抓住那時候的勇氣，已經覺着手有點發顫，腿有點發抖；尤其是過了十幾年腐爛的日子，連自己的心，也覺着變了味。腠腠而又羞澀地，把古舊的夢，揭起了一角，剛看一眼，趕緊放鬆了。那滋味真難受：像小時候在背地淘氣，心想沒人看見，一抬頭，却正是爸爸的臉；又像偶然翻到一張幼年的照片，再對鏡子看自己那副風吹雨打的嘴臉，簡直有點想哭。可這還是去年，今年就更不行了。

今年，春天在狂風動蕩中間跳出來，興奮得可怕，隨意的，讓杏花，丁香，

紫荆，海棠，榆葉梅一齊開，揉亂了往年的時間，次序，真好像要重給人類製造一套日子。不用說年富力強的小伙子和姑娘們，就是自己在去年，也許還想投進這偉大的創造裏去，打起精神，攪動那漩渦，叫它動的更急。——自己祇快樂得嘆，叫，不會頭暈的。可是，今年沒有這樣想。

今年似乎看見了自己的墳墓，而且聞到了棺材的朽爛氣味。若是稍微挖掘下去，就會發現自己的殭屍，面對面的，那就不止是膈膈羞澀了。——自然，神明總都是古老的殭屍，人類喜歡崇拜殭屍，勝過喜歡崇拜活人。這樣想，夢就不免太離奇了。

彷彿身上有用不盡的力氣，要走就走，要跑就跑，就是要飛，也行。兩隻膀臂一揮，兩條腿像游泳似的那麼一擺，就翹翔起來了。在半空裏，看什麼都清楚，看見人家的房頂，籬笆，竿子上晾的衣服，牆角裏扔的葱皮，爐灰。覺得自己應該

給人類以及雞犬們幸福。這樣一想，自己對自己十分感動，就要趁下界都安靜的時候，悄悄撒下些什麼種子去。

它們似乎並沒有受到什麼啟示，馴服而虔敬的等待就要降臨的幸福。好些個，竟公然地走出屋子，帶着吃飽以後的傲慢，對於頭上的影子加以極不耐煩，極不屑意的鄙視。不免可憐它們了，想慈祥的宣召一些「福音」。它們又像早就防備好了，馬上噓使搖着尾巴的狗狂吠；而且突然射上許多箭來。老些人射的箭，力量小些，可是真準；年青人射的不太準，可是真有力，——那是從耳旁飛過的聲音上，可以知道的。

自己有用不盡的力氣，就往高處蹇了兩蹇，沒有絲毫畏縮悲傷的意思，雖然每一粒空氣都像冰冷的箭頭，痛刺着每一個毛孔。覺得這正是顯現力量偉大的機會，就用溫和而洪亮的嗓子，吐露：「你們已經在災難裏，這樣的不覺悟，是要遭大劫的；不要嗎？幸福！」它們的訕笑和炊煙一起飄浮起來，往鼻孔和腦子裏鑽；箭發得

更急，狗也叫得更厲害了。好尖利的空氣，身上有些發黏，每個毛孔都擠出了血。有些許的不自在，好像非加強自己的偉大不可。於是加了。更慈祥的飄低一些，意思讓它們能看清慈祥的顏色和心。想說：「我饒恕你們……」，狂風陡然襲擊過來，身子向旁面急飄，像一條柳絲，簡直要從枝上掙斷，不能喘息。尖利的空氣，更恣意的宰割了。天空失去了蔚藍的顏色，冷，緊，發青，發綠。

：
：
：
：
：
：
：
：
：

像是暮色裏，風還在颳着，可顯得有些厭倦了。雲，被風吹壓到遠天的邊上，堆積着像一帶層疊深邃的峯壑，泛出深黝的灰色。可是自己却真的飄落在一座崇峻的山頭上了。箭和狗也許正在後面掩襲罷，聲音暫時聽不見了。滿山的巖石，似乎連一根草莖都沒有，縱然有風，也不見什麼搖動。在一堵遠古的廢墻下，收斂了翻翔的姿勢。並不感覺怎樣疲乏，祇是要重新想一下。額上的血，流進眼睛，隨手抹了一把，偶然放在舌頭上舔一下。是腥的，還有點發鹹。有些爲偉大的代價而與

奮。

站起來，手撐着腰，讓頭髮在風裏飄滾成一團，連掠也不掠，凝神看遠方的四周。想：人們在狂風裏更艱苦罷，也許有迷失的豬羊和牧童；也許會吹焦了少年們熱愛的呼喚，那有多麼煩躁；手脚不靈便的老婆婆，該不會摔倒罷？饒恕它們的無知，幫助它們幸福的活下去罷！於是咬牙忍住空氣的刺痛，又嚥了一口腥而鹹的血，浮出一些仁愛的微笑。猛然聽到有什麼聲音。

不是箭和狗。有耀眼的光亮，是火在狂風裏奔馳。巖石溶成了漿汁，隨着光亮流溢。見過火山裏的殘骸，知道巖石能變成可怕的濤浪。人類的大劫，好像業已開頭。感覺到自己不能再鎮靜下去。要迎上火光去，毀滅了它，讓巖石再安定在腳下。心想着頭上該發出靈光，於是臂一揮，腿一擺，奇怪，這回竟沒有飛起來，靈光也不會出現。力量在身體裏猛烈衝擊，心臟和每根血管，都要漲裂；尖利的空氣，狂吼起來，削刺着身上的肉，一星星的亂迸。血遮住每一寸皮膚，感覺到大解脫的痛

漿，不能再有靈奇的宣告，狗和箭也都會放心了。可是嗾狗和放箭的人們，戰勝了它們的災難，還是逃出它們的災難了呢？這個，不能想下去，心臟和血管都堵塞了，不容許自己再想什麼太偉大的事，祇有讓自己注意到呼吸是否已經間斷。

怯懦地，向水流的聲音摸索過去，想作什麼，自己也不知道。忽然看見迎面來了許多許多人。每個人都有一副笑臉，雖說比哭還難看，然而是很道德的。皮膚都那麼細膩，沒有一星塵土，更沒有血和傷。這時，不知怎麼，自己不但不再想再賜給它們什麼；反而想到，像自己這樣狼狽的生物，是不配和那些人類為伍的。

它們說話了，自己却失去了瞭解的能力。因為臉上笑着，想來話也一定是很有禮貌的。經過一些時候，有點理會到它們的意思：它們原就住在這個世界，喝流着的水，吃泥土裏的東西，環境對它們很合適，它們是很幸福的。對於生客所來的那個世界，它們似乎太生疏，因而對於生客這種模樣，它們既不悲傷，也不憎惡，好像很有興趣似的。

一齊向水流走去，它們擁着，領着。這時迷迷糊糊覺得這種人類也許是可以親近的，該不會有狗和箭吧，可是祇一迷忽就過失了。走近水流的地方，水是綠黑色的，霉爛的氣味太重，不想再往前走。它們都紛紛伏到岸上去喝了，喝得那麼暢快。回頭看見客人不往前去，似乎不很高興，自己也祇好走過去，伏在岸上，覺得腦子薰得就要流洩，昏然地喝了一口，啊，很熟習的滋味，腥的，鹹的，比自己的血還腥，還鹹。

一切的力量都消散了。

夢誠然總是離奇的，但是本年的夢，總還新鮮。自己對多麼離奇的夢，都沒有怕過，可是對今年的夢，却不免有點毛森森的。去年的夢裏，還有藍天，綠地，銀色的網，孩子們的歌唱，像春天；今年的夢裏有什麼？有空幻，有愚昧，有霉爛的川流，有酖毒的臉色，——有虛無的罪惡，沒有春天。

有力量的風，沒有吹起孩子們的雄心，倒像吹凍了人們的腦子。自己雖然還沒有成爲神明，但是漸漸覺得被人類樂於接近了；而且偶然凝神，就似乎看見自己的墳墓；每天早晨一醒，就聞見棺材的朽爛氣；却都是事實。

在這個世界的盡頭，有另一個世界等待着，多有禮貌，多有道德的一個世界啊！

一九四〇，五，十五，於二而一松祠。

王戟

廢簡拾零

記得從前送你上輕舟，渡過瀟湘，以後真是浮雲落日，你不知到了哪裏，我也漸漸快忘掉你了，說朋友是一片飄萍，一隻歌，一行松林裏的急風，分散後再聚是十分不易？可是七年後的今日並不是一個悠長的時日，我已經得到你的音息了，你告訴我你現在充溢着兩種悲哀：一是「青春不再」，另一是「有家歸不得」。

可惜前一種已不是一個新鮮東西，千百年來騷人墨客的俗調，「結束下青樓」的姑娘，濃眉睨眼的傻大姐，日光下打呵欠的老頭子，到了日暮途窮，都會慨嘆幾聲「吾老矣，無能爲也」；因爲他們的確老了，人老珠黃不值錢，不值錢了。你好像是富豪忽然成了破落戶的淒涼，「閱世已知寒暖變，逢人真覺笑啼難」，縱然可以

爲了憶及跳踴歡樂的心情而生惆悵，可是這些惆悵真是太多了，飲水思源，撫今悼昔的結果，到了最後一點，還是消滅了自己就落得乾乾淨淨，這你一定不願意的；其實就在外面求學的那個時候，夠痛心的事也算不少了：只見過故鄉的炊烟，而驚異於鸚鵡州畔的萬家燈火，一個看慣「玉鑑瓊田三萬頃」的人，當然能傷感於浩浩的流水，大江東去。孩子的心情放走了，正如斷了線而隨風飛盪的紙鳶，可是這就是活的人生，活的人生就是這樣的簡單，假若真有一日你把北冰洋，撒哈拉大沙漠，金字塔等都看膩了，那真糟，到了「世事如今已慣，此心到處悠然」的時候是連「可哀惟有人間世」的感覺都沒有了的；我並不是說你一人，許多人全是如此，人人都再罵他自己正走着的一條道路，這樣說來究竟太麻煩了。

這主要的原因都是因爲把自己看得太重要，想將自己的行動與感觸來支配一切世界，以爲自己是萬物之靈中的佼佼者，所以「花開花謝年年有，人過青春不再來」是自己行事的辯護，其實今年的花哪是去年的那些花，人的青春有些什麼界

限，誰將它下了個定義，何時起迄？William Hazlitt 以爲「世界沒有我正如我沒有」了世界不感到什麼不方便一樣」(the world did quite as well without me as I did without it)，人原不過是千萬個齒輪中之一，沒有誰會把你看得與他人不同，你得隨了人家一樣的旋轉，若是停止不前，幻想的樓台建得比事實多，想像生活而不實際生活於「生活」之中，即令心廣體胖了，留得「青春作伴好還鄉」，豈不一樣是徒然？生活是永續的鬥爭，沒有其中的任何一段必他一段重要，沒有一個定好專門爲浪費的時刻，逃避的人不免是未老先衰，老了又讓韶華虛度，這真冤，「國仇未報壯士老」，誠使人寒慄的。你一個洞庭之濱恩育起來的健壯青年，雖然因爲家庭惡劣和戚友的勢利受到抑鬱，這都是些小事，自己的天地得自己動手去創造，正如自己跌下了得自己立起來，公理戰勝強權永遠是一句騙人的迷信，假使成爲有血性的人，對憐憫式的同情也都可拒絕。

第二種悲哀更不一定是悲哀，差不多人人都有，曾幾何時，我們都是無家可歸

的人了，要說將說些什麼？雲渺水茫，旅人的路真是無限的遼闊哩！

你關心到我自己的起居瑣屑，真是慚愧，試想一個風雪飄零的殘年，一個孩子背鄉離井甘願投到陰影裏作了三年餘的囚俘，矛盾與痛楚，像千百人中之一些人一樣，坐在深谷裏而把理想高高掛在天上；過去對於光明和希望的追求，算是暫時一筆勾銷，還有什麼可告訴你？舊的皮囊裝不了新的酒漿，也許比從前更躊躇了，現在，告訴你的只有一件事：哪一日償清這时光的積債，到別處去作一個有用的平凡人。

這死城之春被殘酷的主宰裝飾得非常美，非常細緻，不過風沙很多，風沙由塞外吹來，使人感到視息惟艱。

汪玉岑

牽牛花

吹醒了早春之輕夢的，
你一羣穿着鑲邊的，不鑲邊的，
白色的，紫色的，粉紅色的
和天青色的制服的小號手呀！

每一個長夏底黎明，
我見你們：高高地舉起
一支蘆管形的喇叭，

汪 玉 岑

開始輕快地吹着；
吹向那一片銀灰的天空，
或飄滿着幻異之雲的
淺藍的天空。

莫狂喜被寵於過客，
他們將擷取你底盛珠之杯，
去貽贈不相干的人們；
有時竟帶你踏上了
遼遠得沒有名字的鄉土，
然後侮蔑地拋你在路旁。
伴那些牧羊女嬉遊吧！

當她悵望着遠天時，

常有一顆太寂寞的淚，

自明媚的眼角邊

像流星般殞落下來……

從此你別再迷戀於夜露了，
它幾時分給你一點溫情呢？

如今，春和夏已聯步而去，

並且挾走了她們歡笑的蹤影；

寂寂的曠野上遂闕無一人，

連最後一匹金色的蜜蜂

也毫不猶豫地撲翅飛開了。

唯有你，這羣寥落的，
被時光遺棄了的小號手，

（穿着襤褸的舊制服）

在那冷北風呼嘯中，

一排排，一排排垂下頭去，

依然無力地，悲涼地

吹着，吹着……

廿八，十，三。

百貨店巡禮

喂！朋友，當你剛踏進

一家五光十色的百貨店；

別忘記在那座「糖果機」裏面
投枚小銅元，試試你底紅運。

*

*

*

來吧！「哈哈鏡」多年不見了！

你不妨照一照這最近的相貌；

是醜呢究竟是姣好？可別笑，

笑了你底臉就變了，變了……

*

*

*

再過去讓「磅秤」歡迎你，請慢走！

磅磅那玉體，（站着甬心慌）

但千萬得提防它隨便地說謊，

別害你徒然的高興或發愁。

*

*

*

末了，還家時該買本日歷，

一天天撕下來，撕下來別停手；

像一個癡心人扔塊小石頭

向古井，傾聽着未來的消息。

「曉」

當曉風在幽暗的森林裏騁馳，
細草上的露珠還未曾枯死；

『是誰呢偷偷地摘盡』我問，

『那閃出寶石般光芒的星子』？

四，七。

「等候你……」

等候你從一株花樹到另一株花樹，
等候你從一個季節到另一個季節；
從此怕想起那暗暗流動着的溪水，
我不再逢人說每一次銀月底圓缺。

四，廿七。

「我羨慕……」

我羨慕風，羨慕煙，也羨慕虹彩，
羨慕鳥，也羨慕柳絮，羨慕輕氣球，
羨慕塵埃，也羨慕黑色的蝙蝠，
甚至於那小小的蠅蟲，或一切
能超脫地面而飛騰着的東西。
但使我加倍地羨慕不已的，
却是那從古以來高懸於
蒼穹的，不可攀接的太陽，

月亮和夜夜不滅的星星呢！
每一次當我懷想到它們時，
我底眼眶遂被模糊之淚充塞了。
因爲在這將要爛盡的蘋果上，
我是個獨行踽踽的旅行者呀！

廿九，五，五。

夸父(二)

(一)

今兒準得跟紅日頭拚一下子命，

雖然我長的是兩條腿，它是一個輪。

自從老天爺把我送出了娘胎後，

一睜開眼睛就不知受到它多少氣；

那熱辣辣的光直往瞳孔裏死命鑽，

害我大聲嚷，大聲嘶不見人來理。

到夏天這怪物又教我生瘡，生疙瘩，

(現在，咱孩子額上的仍舊沒退腫)

我記得小時候隔壁的一位老鄉鄰，

註一：夸父「上古人名。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曠谷，渴死。棄其杖，膏肉所浸，化爲鄧林。」

(見山海經)

大清早起身時還有說，有笑，有精神；
但等她一跨出大門忽熱得像發瘋，
暈倒街道上連叫也沒法叫她醒。

可恨是它到了冰雪遍野的冬天，
偏又毫不懂人情地露出副冷面孔。

要是漠北風刮起了一層層黑的沙，
就儘管緊縮着腦瓜在陰雲背後走……

有時我想趕掉黑暗，它不給一點亮；

有時我願意多瞌睡那麼半刻鐘，

它偷偷從窗口爬進來亂搔咱底癢。

總之，人們是早就喫夠了這種虧，

上輩子的債也該讓下輩子還個清；

咱夸父倒並非故意的跟它找麻煩，
爲的是免再教子孫們活着當奴才。

(二)

唔，起來吧！追呀，追呀，飛奔呀！

別讓那火輪子一眨眼滾下了蒼穹。

你看咱兩條飛毛腿跑來多麼快，

一步就跨過一重山，一跳一座峰；

走平原，走谷，走山坡像滿不在乎，

(要不是這樣你怎會信我的神通)

再看我隨便地越過溪，過河，過大海，

腳底下盡是一些土，一些沙，一些水。

但我祇想着向前追，向前奔，向前進，

也不問進去的是村落，出來變成林；
更顧不了踏死幾隻雞，跌翻幾窠蟻，
或是有多少頭惡狗跟在咱背後吠。
我唬得孩子們直躲到媽懷裏哭，
等不及道歉時就轉身撞倒那扇籬……
追呀！追呀！闊散了成羣的烏鴉，
它們一邊飛，一邊又拍落幾聲「哇」；
追呀！追呀！闊步下揚起了塵沙，
我可是一大隊受驚怒踢的野馬？
啊，飛奔吧，飛奔吧！你看那影子
忽左忽右地偃着我一步不放鬆；
難道它走了許多路沒覺半點累？

而且存心想替我助助威，効効忠……
哈哈，老天爺到最後偏救我這一著！
看呀！那怪物不知怎樣的失了脚，
突然掉進了一灣透亮的小河裏；
瞧它逗留在水中央連動也懶得動。
這時我就接着奮不顧身地跳下去，
聽一聲「撲通」，誰知竟撲了一個空！
反而給冷水衝進嘴更灌進鼻孔；
從河底慌亂地爬上岸，渾身都是泥，
揉一揉迷糊的淚眼，莫非在做夢？

(三)

哎，累了，累了，歇歇力，歇歇力啦！

你瞧我滿頭出的汗，熱騰騰地淌着水，從額上，眉上，鼻尖上，嘴上流下來……

我決不欺騙你，哄你，一點沒有假，

（正像我對自己底良心不會說謊話）

看哪，在前面可不是一塊大青石？

走上去祇有三兩步就能夠站着腳，

再學老藤樹把半段軟身體來躺下；

合上了倦眼皮不慌不忙地養會神，

這兒夠得上誇一聲又滑，又平隱。

反正紅日頭還不會滾過半月天，

慢慢趕上它想來也甬費多大勁。

好吧！就讓我唱隻歌給自己解解悶：

「日頭昇了呀，出外去操勞！

日頭落了呀，回家去睡覺！

耕種着田呀，才能有飯喫……」

啊哟！我忘了底下是什麼「有水喝」，

又什麼「鑿井呀」，鑿井？啊啊，咱腦筋

近來竟變得這樣笨，這樣地不靈！

唉，我想起咱最愛唱歌的娘親，

她有的是好記性，還有動人的喉音；

祇要把調兒哼一遍就終生不會忘，

可惜那嬌脆的喉嚨已啞得沒法唱！

（假如你一定要問她居住的地方）

告訴你：她睡在黃土捏成的饅頭裏；

如今祇賸下幾根白骨頭，幾顆牙，雖然在當時曾教我開口說「呷呀」，而餵奶給咱們兄弟，姊妹的也是她；但她不等我大搖大擺地像大人，就獨自闖進了漆黑一團的鬼門……

唉唉，咱剛才那樣狼狽的窮相貌，一個沒留神給過世的娘親看到了，真不知會害她淚珠兒暗暗掉多少。

(四)

說起咱底爹，他活着，愈老愈精神；辦事的本領抵得上八九個尋常人。他曾經誇過口，可也創過家，立過業；

他不愛就不睬，愛就給一切，不吝惜。短短的幾句話能說出一番大道理，準教你低了頭欽佩個不完，他嚴厲……

比我早生的哥哥：有一位瞎眼睛，下棋時黑白摸不清，倒是很機靈。另一位是能算，能說，而且能幹事，可惜他眼珠裏認不出一個大「丁」字。小弟呢？上半年打柴，下半年牧豬，農暇的日子就高聲嚷嚷地念書。

咱姐姐，妹妹在許多年前已出嫁，嫁到那東鎮和西村兩頭的富莊稼；喫穿件件精，出門時妝束像朵花。

還有位老太太，是咱們祖母老人家，除掉了幾個小孫孫能逗她喜歡，對着別的事祇會搖搖頭，嘆口氣。想到咱從對門娶來的一位黃臉婆，要她做什麼就什麼，從來不訴苦；「活着是您家人，死做您家鬼」，她說過，咱們倆整天沒見面，想不想念我？

(五)

唉唉，這些人無論是親近或疏遠，倘如成年在一起住，膠漆似的黏；那聲音笑貌就漸漸平淡得不新鮮，像一套被人們信口哼熟的舊腔調。

雖然相逢時總堆滿了和氣的笑臉，大家招呼着，問一聲「你好呀」「你好」！隨後親切地點點頭，說「再見」「再見」！各走着自己底道路，手也不一揮，彷彿分手後照例是不該有依戀……現在我們是遙隔着千重山，萬重水，一刻不會面就等於別離了幾十年；而鄉愁更好比孀婦不斷的一縷線，把我整副的心意儘朝着家園牽。說不定那些熟人們正在滿街跑，臉色是蒼白裏帶黃，行動更慌張，狂敲着尋人小鑼兒聲調「鐺鐺」響。

還有人在大巷，小衙裏喊着我底名，
或像咱從前的朋友，一些牧童們，
鑽進蓬蓬的亂草裏找那失羣的羊……
奇怪！咱背上爲什麼一陣陣發冷？

（是不是剛才出汗時濕透了衣裳）

抬頭望：祇見那日頭儘往坡下滾；

要不上前追準給它滾失了方向，

這時候你想想還會有多大的希望！

唔，我實在不應該過分的流連，

大半天光景都誤在癡悵着家鄉……

幸虧醒得早，過去的心血還沒毀，

不比那白紙被塗了洗不淨的髒；

我祇要從此振作起精神往前追，

想贖清一念犯下的罪總也不太難！

咱這番心已定，意志比鐵石還要堅，

非待到抓住紅日頭才有臉回家來；

捧着它雄赳赳走近了熟人底跟前，

讓當地男女老少們叫聲「好」！喝聲

「彩」！

在一班小瞳咱的頭頂劈一個響雷！

否則，決不回頭看，我要追，我要追……

（六）

追呀，飛奔吧，追呀，飛奔吧，追呀！

追過了白水，黑水，青山，大雪山，

又曲曲折折地盤過了赤道和溫帶；
再踏上南極，北極。重新繞回來
追着，追着：像從那冰窟裏逃出
忽躲進悶人的房間，從熱鬧所在
走出門，猛不防被淋了滿身冷雨點：
追呀！追呀！還追嗎？追了這半天
那怪物仍舊是搖搖晃晃地在前面，
沒法抓到手，反而是愈追它愈遠；
追得咱頭發昏，心發跳，兩腿也發酸，
要是追下去，追下去，還是個沒有完，
你說冤不冤？唉唉，我這人真不該
這樣想，這樣地自餒！況且除掉追
也毫無別的法可以辨。好在是一切
都聽那老天爺安排，咱主意決不改！
追呀！飛奔吧！追呀！追到了「陽谷」。
這裏是漠漠的旱海，死一般沉靜；
祇看見黃沙湧起的大墳，東一堆，
西一堆，不知道它裝的是什麼花樣？
教人空想起冷風裏蕭蕭的白楊。
好，站住吧，歇歇啦！真累，真累：
我想喊一聲，聽遠處有沒有回音？
喂！喂！喂！找不出一個鬼！
唉，我真願那黑風旋起了死灰，
把咱底屍體連影兒也深深掩埋。

（今兒我開始恨透了這條長影子）

它簡直就活像咱那個破爛的命運；

永久緊跟在背後邊死拉着不放，

而且對主人指手劃腳地扮鬼樣。

再看它蜷聳着柴骨磷磷的瘦肩膀，

年紀還沒老，走着道兒時儘管跳，

這副寒儉的醜相貌可憐又可笑……

啊啊，它幹嗎拋掉了手裏的一支杖？

一睜眼就摔了個交，在地上躺倒，

想要勉強地撐起來哪裏還有勁；

呵，老天爺，老天爺，我求您救救命！

如今咱夸父可說是精已疲，神已竭，

連嬰孩吸奶時候的力量都使盡……

還有那口渴更教我苦楚得難言說，

它彷彿一團火炙焦咱底唇，咱底舌；

在咱底胸腔也頓時冒起熱，冒起煙，

把所有的腑臟扔進了沸油裏狂煎。

天哪！天哪！饒饒我，饒饒我這口渴……

（七）

這口渴有如人類底天性和慾望，

它永遠要求着滿足，不斷地擴張；

每逢失敗時就拚命掙扎或反抗，

像一頭被飢餓逼迫得發狂的猛獸；

燒紅着如炬的眼珠在叢林裏奔走，

尋求那懦怯的瘦綿羊，蠻力的野牛。
要是偶然有小動物經過了它身畔，
它立刻耐心地靜待着一撲的時機，
也不管這對象是能跳，能奔或能飛。
有時候它偷偷步近了一灣小水溪，
忽照見自己底影子，像個閨秀女；
於是奮着身直朝那假仇敵撲過去，
看呀！水花四濺處就是它葬身地……
唉，這口渴又教我幻想起一株樹，
最初它祇是顆無足輕重的小胚珠；
誰知有一天被雨露潤活了它底心，
就開始不動聲色地吐出芽，抽出根。

那細根第一步穿過了堅硬的泥層，
在這裏可隨意吸收到養料和水份；
同時那頭頂上弱不禁風的幾瓣芽，
也不再依戀着地面向半空去上昇；
等到它大功告成後，枝葉變了蔭，
無數片翠葉兒在風裏獵獵地作聲。
但它如遇到烈日頭發威的大旱天，
沒有一片雲，一滴雨，今年又明年；
這時在咱們故事裏蓋世的英雄漢，
祇能懶軟地俯着頭，偃着背，垂着手；
讓那些綠的，青青的，嫩黃的枝幹，
像一個垂死的病人漸漸地憔悴，

或一盞常明燈燃完了油時的黯淡……

可憐哪！咱爹父除掉這顆心還能想：

想到我死後的情形，死後的家鄉，

咱祖母，老爹底唏噓，骨肉底情長；

還有那親戚朋友們日夜地盼望

和妻子新寡時哭哭啼啼的悲傷……

但是咱兩手不能舉，兩腳不能動，

兩眼和兩耳早已經失掉明，失掉聰，

那舌根更是麻木得連說話也牽強。

可憐哪！我好比大鵬鳥折斷了翅膀，

再不能在青天翱翔，再不能駕起風

飛到了白茫茫的「大澤」。唉，我相信：

不久後咱血肉的軀殼會化成微塵，

化成灰，化成粉，從此和泥沙分不清；

像無數亂哄哄凝聚在一塊的蟻蟲

被一陣狂風吹散得無影更無蹤。

噢！咱身體爲甚忽輕輕，輕輕地

沉下去，沉下去，到那漆黑的深淵裏……

(八)

呵，是什麼時候了？我想伸個腰，

打一個哈欠，呵，時候怕不早了；

剛才我做了好久夢，恍惚地夢到

追日頭，憶家鄉和其他荒唐的種種……

然而我分明是從那昏迷裏清醒，

咱身體正躺在沙中，已無力彈動；
那僵得像骷髏的四肢再不覺苦痛，
而且讓喉頭停止了微弱的呻吟。

這兒沒有草，沒有水，也沒有綠林，
更沒有駱駝項鈴上斷續的叮嚀，
聽它們踏着軟蹄子一步步走近……

看呀！看呀！那暮雲滿蓋着的天空
和快要隱入地平線的太陽，把光芒
反射到金色的荒漠上，沉靜而朦朧，
正和咱垂死時一剎的心境相融化。
唉唉，我怎能不向那大自然讚頌，
並吐出梗塞在衷心的最後幾句話？

啊，你這羣生活在後世的人們呀！
別爲了咱夸父追日頭就暗暗嘲諷，
常咱底舉動像「自不量力」的蜉蝣，
一味癡心想搖撼那百圍的大杉松。

或許你們間有人會似笑非笑說，
說我好比是俗語的「自作孽，不可活」，
就算再死掉三兩個那值得一嘆息！
是的，是的，這些話我懂得，我懂得。
可是我一點不抱怨，一點不懊悔，
（也並非想仿效好漢們喫苦反說甜）
好在是「自作孽」，還不曾犯了什麼罪，
閒人們論長或論短儘可以不必管；

倒不如先讓我沉着頭，靜心想一回，再來詳盡地告訴你說話的是些誰。

(九)

啊，後世活着的人們呀！請細聽：

我說的這些人實在是比誰都高貴，

連「上帝底驕子」看到他也有點慚愧；

他們是整天在幸福底溫泉中浸沈，

逍遙自在地揮霍着無價的光陰。

白天睜開了圓圓的一對怪眼睛，

像那隻從半夜突然驚醒的貓頭鷹；

向各處貪婪地探望着，說是尋歡快，

然後它撲一撲翅膀衝進了黑暗……

當黃昏靜悄悄撒下了灰色的帳幃，

他們就鴉雀無聲地擁着煖被睡。

這些「和太陽同睡同起的」(二)幸運兒，

咱夸父豈敢不屈膝向他們膜拜？

啊啊！再讓我來刻劃這些人物吧：

他們不啻是一林大橡樹，生長

和死亡永遠捨不得這片狹園地，

有時候把種子扔下來，鏗然一聲響，

誰知它却始終盤桓在那隻蠢腳旁。

再設想高峰上有堆大岩石，祇要它

註二：下之琳句。

一抬頭就能巍峨地和上天談談話，
四週圍更不時環繞着五彩的雲霞。

可是有一朝它脚底大鼉魚翻個身，
聽那聲天崩地塌的霹靂，再望下
祇見這笨伯被壓得喘不過氣來……

哈哈，你瞧呀！這些人立刻瞪出眼
學個癩蛤蟆，怒氣沖天地對我說：

說是我可以和北山的「愚公」相媲美；
但「愚公」那種愚，那種大無畏精神，
畢竟能感格了上蒼，移一座「太行山」，
而夸父追日的結局顯然是慘失敗。

好吧，好吧！就隨他喋喋個不完吧！

我哪兒有許多閒工夫和他們辯難？

啊，人們呀！請你把成敗的觀念
和一切暫時的毀譽都拋在旁邊；

且傾聽咱夸父說着那未來的預言：
看哪！咱死後撒下的膏肉和形骸，
它們將永遠如繁星般閃耀着光輝。
待宇宙把神秘的手指輕輕地一觸，
讓水草，花葉和人煙點綴了沙漠；
一掃這無邊的寂寞，無邊的荒涼，
從此有「鄧林」展開了綠蔭底天堂……

二九，一，二十燈下。

吳興華

羣狼

這回還能說不靜嗎？女房東已經走了。
三分鐘前她的鑰匙還在鑰匙孔裏響；
可是要一定說屋裏除了我以外絕對
沒有別的人，我得要想想然後再回答。
你知道我聽見牆角暗處耗子在叫喊
如清晨乾燥的牙刷挨着牙齒的聲音。
另外不知道還有誰在門上一勁的搔
搔着，却又不肯伸手去旋轉一下門鈕。

閉上眼睛我想道 那多半是一羣餓狼……
別以爲這全是我的心理的幻象，不是，
幾天來我已經覺出屋裏空氣的變異。
往往有類似渴求着血腥的微笑布在
每人的臉上。

兀坐着，兩手擺在膝蓋頭，
傾聽那鋼灰色的爪搔着門，像要撕裂
一個女子的心一樣，當那飢餓的一羣
垂着血色的舌，來往逡巡在過道裏面。
一頭白斑的踞坐在自己的尾上，傲然
睨視那聊勝於無的板門，滿意的喘息……
寂靜，寂靜是人心靈最大的仇敵，他會

帶來出意料之外的恐怖和新的欲望。

每一到河濱我總會想起愛利奧特的

腓尼基人，那樣高大俊美而強壯，被水把耳朵眼堵死，珍珠給鑲上了獨目鏡。

垂着頭，我不是明知如果我偷偷一望會發覺一隻眼睛在鑰匙孔裏窺視麼？

（灰的天，灰的月底下灰色狂嗥的狼羣）

手扶着衣架老不敢取下圍巾和帽子，

但覺得寒冷的感覺侵入我的心，搔着

搔着我緊閉未鎖的板門：未知的欲望。

沉默

你遠離了我的身體，却接近了
我的心，日夜以不同的歌聲
延續我欲滅的夢。

自然的，如一秋深的果實
黃熟而墜落；我發覺一切的才能
都似在暗暗離我而去。

如果沒有你，生命豈還是可傷，
一個盡處是另一個新程的開始，
啊你，西珈，我的悲感……

無邪的歌

我在路上遇見她，她的脚赤着，頭上沒有帽子，
那時黃昏的影已經從地下昇起來了。
倚在一塊寒冷而潮濕的岩石上，我說：
『你要到哪裏去呢？天漸漸的黑了下來，
我的屋子沒有燈光，我的爐裏沒有火。』

我渴極了，你這桶水能分給我一盞嗎？』

但她只憂愁的搖頭，搖着她美好的頭，

將水傾在路旁那些欲萎的花上，啊，啊，

何其美麗，那些欲萎的花朵——

我在泉旁碰見她，月亮正是極其高而好看的，

葉子索索的響，好像挑水女郎的衣裙，

一隻銀的禾鼠從帶露的田野裏穿過。

我問她：『天已經黑了，你要到哪裏去呢？』

一間石頭築的小屋不能滿足你，一盞

無油的燈：我很羞愧：但一滴水可以嗎？』

但她只憂愁的搖頭，搖着她美好的頭，

將水傾在泉裏：泉水正高高落下，啊，啊，

何其美麗，泉水從高處降落——

燈塔守已經病了好幾天了，岸邊沒有一粒光
每個後面的腳跡默然淹沒了前面的。

沙子總是冷而無感。當我又遇見她時，

我說：『午夜之星正在我們的頭上：那邊

斜着的是大熊。我能忍受黑暗和寒冷，

但我只要一小滴水，看不見的一小滴。』

而她則憂愁的搖頭，搖着她美好的頭，

將水傾在海中，一個蒼白的微笑，啊，啊，

何其美麗，那大海波動的水——

『而從高處落下的水——』

而從高處落下的水一流到平原

就有乾涸的夏日，凍結的冬日，

必需的陽光溶解了夢幻的橋梁——

唉，自有世界以來就一直這樣了。

而一個人懸在生死的呼吸之間，

還要回答女人的纏繞的詞句，

抽出幕後的劍露出愚者的屍身——

唉，自有世界以來就一直是這樣了。

而晨光的馬車旋轉着暗銀的四輪，

Tithonus 仍然扯着他玫瑰的蓋被，

(Tithonus，可憐他白色的雪泥的頭顱)

唉，自有世界以來就一直是這樣了。

在黃昏裏

是的，我現在可聽見了，可是老那麼遠似的：

來近了，柳葉像感到愛人的手指溫柔的

觸摸一樣，戰慄而退縮，中世紀的號角。

沉沒到裏面去罷，像船隻，像海鷗，像落日。

可是他又寂然了。我覺出四面有手拉起

無形的帳子來。風不過是一個耳語，而你

立在暮色中，一隻手放在額上，憂愁的

望着葉子作倫巴舞，像是退位的皇后。

你傾聽着。那角聲半嘶啞而帶有泡沫的水音，

集攏來，散開。那些蒼白臉孔的兵士

靜靜的躺在異教徒的石下不作一聲。

而角聲搖曳的像一柄閃光的劍一樣直衝上

崖壁去，懸掛在那兒，墜重了遊風的翼翅。

現在我來在這裏，蛛網蒙着我的頭，

棗枝攀着我的襪子，我脣角流血，想笑可是笑不出來。我們俯下身去看那池沼如陷入睡眠的狀態，沒有羅蘭在他那黑馬旁站立。溪水停止在青色的石下——

可是那回聲還在這裏，中世紀的號角，漸漸的消隱，歌頌着一個帝國的衰微。垂死的掙扎不爲一個人的手指而停止，日落了。聽，那大海的波濤動盪一樣的聲音撤退了。就是這樣的滴搭一聲，完結了整個宇宙，燒毀了九城的特羅，而影子向前邁進着，佔有整個世界。

姚伊

『森林書』

那苦修的山中和尙徐徐睜開

他閉了多少年的慧眼，

像掀開紫紅色的幃幔

沒有光亮的屋裏一對深綠的花瓶，

看見經卷上多少高僧合掌

靜穆的立在烟薰了的烏金蓮花上，

徐徐移至遠處不知名的地方。

復有許多赤足破履的佛徒
拿他們的瘦骨證他們的信心，
看他們輾轉在小巷中的乾咳；有的
成羣結隊的在大廟會裏
靠着漆紅的柱子捫蝨，
偶然也笑一笑——那麼不容易的
鋼鐵練成的一塊一塊的。

他見行脚僧走遍了高山峻嶺，
大風雨下面支起那把破雨傘，
小橋下嗚咽着的雨水
到處碰見這般鬼哭。

空山裏每天靜靜的鐘響，
不過是要驅取行旅的感觸，
那拿看木錘的和尙幾曾想過
竟有人在咀嚼他厭倦了的生涯。

『森林書』中的故事像是印度
童子升天用的繩子，
爬到上面才看見一片藍天。
和尙從此閉緊了眼睛，他明知
一輩子看不見自己的瞳孔
那油綠色的光采對他將是

一種誘惑，一種永生之戀。

『森林書』會有第二個僧侶去讀，那時
山中的空氣與陽光將仍和今天一樣。

六月十三日下午

孫羽：細柳集

風的預感

今夜是低氣壓的夜

難道該歸罪於我的敏覺麼

我看見一個大風圈擁着湖水

羣樹在月下睡眠着

不敢預想明日悲吟的聲音

可是我却獨自醒來了

或者是做夢太多的緣故

我覺出呼吸的不自由

遠方只有獵人呼喚彼此的名字

他們足踏到另一座島上去了

我却替他們有了幻覺

我讚美幻覺的勇敢

但今夜終於是低氣壓的夜

我的幻覺不能任意流動

風將襲入我靜止的夢

獵人的呼喚漸漸淡去了

獨伶

即使我能在筵席中尋覓得一個座位
明日仍會有我的地位麼

你們所欣賞的是江北風的歌吹
而我豈能滿足於那樣一點

沒有回響的音調

我並不想用任何奇異的才能
使四座驚倒……像堂下的樂者一樣
明天我會在江上，隔着窗子

聽你們讀詞，而主人已經
撤去了我的座席

說這是一個行過的人

一個沒有靈魂的丐者

那時我該開始懷疑自己的才能了

如果我有世間所賦與我的智力

我又豈能滿足於那樣一點

沒有回響的音調

春雁之羣

我剛剛踏進這座鄉城

就聽見那喚聲，高高的青空

爲這樣整齊的隊伍是適合的

我獨自孤立在山巒之上

不想再進涼亭去與人對話

我要再聽牠的喚聲

如給我造一扇明淨的玻璃門

隔世界於身外

也想不起會有任何新的東西

好像夢醒一樣……那樣就不會再有夢

我獨自垂手而立

看春雁沉入如夢的北山

幻象

舉着金色火炬的騎隊

快樂的搖着鈴

從我失眠的眼皮上跑過去

我翻一下身，於是他們

就在田野間以激情揮着刀作戰了
他們的敵人是世界麼
世界賜給他們以綉花的胸衣
和一柄剖我神經的長刀
他們的火光跳躍着，如鼓手
挑撥我孱弱的心臟
使赤血奔走於我的細脈管之內
可是我聽見自己的喘息了
我的手只好拭去額上的汗
如在解剖室中一樣的不自由
而他們每一刀都落在我的神經上
我是他們的敵人麼

我知道我在與幻象作戰

我是我自己的敵人麼

光與影

白日，一個人從路燈下走過

光從另一方向瞥來：三十度

他行走在樹的陰影裏但是不覺得

因為溫暖的季節不會有枝子落在他肩上

白日，我行走在樹的陰影裏

舉目一望，流水的速度使我全身寒冷

也許我能駕起小船就走了

天明時再做個陸地上的騎客

那時我會穿着青色的外衣麼

我會在一座無人的樓前下馬

倦怠了，躺下，讓樹的陰影傾倒在我的身上

好像是個被埋葬了的人

和水一樣纖細的呻吟

光從另一方警來：三十度

而我安臥在樹下，輕輕地

把青色的外衣脫下來蓋着路燈的窗

夜裏我不要光

夜贈

你會越過平原和海來迎接我麼

我將使我的影子和你對話

帶着森林的呼嘯

我悲嘆的聲音還未絕

那時在滿足落枝的月下

你就知道我的不存在了

我也不預備說悲涼的句子

今夜還是好季節

我並不希望你走入迷失的森林
因為我明白大地所賦與我的
細柳一樣的氣質

我將使我的影子與你對話
在我的背後是一片森林的嘆息

春山

病老的父親淹臥在藤榻上
看着簷外最藍的天，寧靜的鄉土
在記憶中出現過不只一次

那時也只有悲傷而已

年齡和世界的距離越隔

越遠，連自己的呼聲都聽不見

昔日的空虛的信仰也都散了

空山中仍舊有鐘聲

在峯頂之間撞來撞去，沒有一定的方向

尤其在多星的夜半，風一吹

更覺出自己徒然的縮小着

思想跨的步也狹窄了，在空山中

每天只聽見受洗禮的鄉下人說話

那時也只有悲傷而已

我的戀人一

而羣麥一齊低下他們企望的頭頸
你在田隴上，在我憂愁的眼裏
出現了你的身裁

你的靈魂如一顆白色的月亮

浮沉於風雨之內

烏雲日日展開他們的羽翼

環繞着你而飛

而當你提起一個披肩而來的時候

你的影子多麼不安定啊

他飄動着如一個水質的凝體

我將推開這扇萎弱的柴門

順着羣麥中的小路走來罷

我會用黑暗的手臂

溫暖你的靈魂，讓你的靈魂

如一盞白色的燈火跟隨着我的快馬

越過風雨的田隴去吧

白日的河流已經到了狂暴的時候

我們的夢想漂流到哪兒了，我的戀人

甚麼地方我們可以靜一靜呢

我的戀人二

你是走出城門了麼，我喜愛你的髮

在風中沐浴的姿態，我想像

羣鈴搖動的聲音

在顏色雜亂的混合着的夕暮

你在城門口用獨特的風格

站立着，你的眼睛如一顆河邊的小樹

搖擺着牠們的帶光的葉片

讓我們到流動的街市裏去

作兩片無聲息的雲吧

我們永久默默的沒有熟識的地方

我將更喜愛你燈中的脚步

我想像明天盛會上的琴鍵

現在就有牠優美的聲音了

可是你會同我來麼？我的戀人

你願意鐘錶走得再慢一些

那麼讓我們再走出十幾哩去想山中的故事

一秒鐘，你就會突然醒轉來說

哦，我們把那盤棋丟掉了吧

我可以跟隨你的思想，我是喜愛你的

只要你每天站在城門口，用獨特的風格

廢宅的回聲

我會回到這松木欄前麼

當避雷針以陰濕的感覺

等待故人的消息

我也許來了不再走去

那時我將尋覓故舊的鑰匙

想再做一回空屋的主人

可是那只有徒然，在我的身外

所有的只是一柄手杖
我將用牠大聲敲門麼
牠習慣於低低的獨語
雖然牠還喜愛故宅的牆角
却沒有力量打開牠的門
我將担承着澆着冷雨的雙肩
低首立於松木欄外
爲避雷針的發生効用而欣喜……

十三行

等我一睜眼，請你帶我去看河流

去聽原野的寂寞的回聲

在天之一方風車伸展着牠們的長臂

擁抱空中鳥羣的影子

鳥羣無聲的投向天之一方

那邊會是海麼

請你帶我走上一沿高的堤壩

河是這樣地流過去

風車是這樣沉默地排列着

只有遠方是唯一的廣闊的海

讓我投到他的懷裏去罷

那變色的海

我是多麼愛着好一個激情的死啊

秦佩珩

仙人塚

我必使他們全然滅絕，葡萄樹上必沒有葡萄，無花果樹上必沒有果子，葉子也必乾枯。我所賜給你們的，必離開他們過去，我們為何靜坐不動呢，我們當聚集進入堅固城，在那裏靜默不言……

——耶利米書九章

三月的原上，蔓草發出一陣橄欖似的幽香。

綠堤畔，太陽從東南方紅起，染赤了遠處歸來的漁帆。柳線迷失在一條蜿蜒的蹊徑里。遙遠的樹叢中，似泛起了一層魚肚色的薄霧。

溪水，像固執着自己的成見，流着，無休止的向遠峯流去；碧空下，輕雲，親切地吻着佛塔的殘痕，從靜穆的荒塚旁，斷續送來一陣嗚咽的蘆笛。

東菁伯伯，正如每個故事里所說的看坡人一樣，除了在星斗遙落的夜裏，小心

防範着一些不肖的人羣以外，還喜歡對一窩孩子們，友誼地講述他那快要被年月帶走了的記憶。

「孩子們，你們靜靜地聽着」，東青伯伯坐在一塊翡翠色的石上；啣着旱煙袋，一手摸着雪花似的鬍鬚，吐了一口痰，聲音似乎漸漸變大起來：

「孩子們，醒醒吧！聽我講一個哀思樹的故事。」

「哀思樹的故事？」

「是的，一個春光明媚的時節，我和許多漁人泛舟到一個島上。那裏風光旖旎，使你無從表白你的感受。海濤怒吼，紫霞遶着木瓜林；靜立的島上，幾點古塚，塚旁住了一個玉面黑髮的女郎。她爲那裏的春光所神往，指着垂柳喊銀線，望着月亮叫玉盤。」

「她穿了一身玻璃織成的衣服，簫笠，白得像喜馬拉亞山峯的積雪，兩隻明媚的眸子，散着神秘，正如百尺朱樓上明滅的燈光，或海岩旁一粒潮落後的貝殼，使

人陡然會想起荒山道院里一位多年長跪禱拜的女尼……

「她喜歡沐着落月的微光，在塚下用鮮艷的花石，疊成珊瑚色的屋子。種植的事業佔據了她那明慧的心靈，終日駕着騾車，飛山越海，從香消的天涯，運來美麗的稚枝，薰風吹起她的高興，在赤熱的陽光下，散滿了青塚。後來羣樹成蔭，女郎忽然不見了。」

「一個八月中秋附近的夜晚，我那時和舅父泊船在四十里外的柏年寺。舅父正在漁船上和一羣伙計們打牌，我却踏着月光走出了船艙。銀星在天際燃起了祭燭，我站在甲板上，靜靜地望着銀河稀疏的地方，孩子們，幾乎忘記向你們說明，那時我還是跟了舅父在漁船上作個助手。當時，我凝神靜聽水流的悲吟，一壁似在追尋一個希望——忽然，岸上漁燈明滅的地方，發出一陣比流星還明的光亮，光亮下映着一副美麗的面孔，她站在那里，無聲息地，像雨後的虹，又似一朵正開着的玫瑰……」

「孩子，你笑我發痴麼？從此我便夜夜喜歡泊舟在那古寺的牆前了。我像有着狂醉的情緒，深夜里呆望着長庚星，等待許多好夢的重現。這種期待比渴望什麼還要厲害。一個驚奇的念頭滋生起來了：那邁着輕盈的步伐，粉面堆成蓮花的女郎，何以不再用那白鴿色的噴壺澆起稚枝，而落葉般的飄到那裏去了呢？……」

「搖着槳，一夜裏，我又在月光籠罩着的寺頭，望見那乳白色的衣衫了。這時遠處飄來一陣嫩荷似的清香，同時聽到遠寺里讚佛的聲音，孩子，我聽錯了，那是女郎的歌唱：

仙人塚上長着哀思樹，

上面，結滿桃紅色的果子……

「那聲音，使我聽來比什麼都悽哀，我在幻想里沉沒了。光亮籠罩着原野，飄着花香，飄着串串華麗而幽涼的夢：這情景無理由地使我神往，又無理由地使我落淚了！

「以後，又是幾年的工夫，我已記不清了！彷彿是馬櫻花盛開的時節，白楊堆里有着鷓鴣鳴，清遠而淒切。當我踏着月色遶過了古道旁的葡萄林，將要到達石塚的時候，一副淒慘的圖畫在我面前呈現了：再也沒有那活潑的眸子，輕脆的笑聲，聖潔的衣衫，以及那嬌嫩的歌唱。成千成萬的茂林，已被伐盡了，珊瑚色的室中放着馬槽。

「孩子，你們替這故事悲哀麼？這情況驚駭得使我流淚，想不到舅父竟會把這事情的原委告訴了我，他說：『孩子，真理是不會死去的，夢終有和你相逢的一天。』他並把女郎的遭遇，一齊告知了我。那是可以一塊向你們說的：

「自從女郎在塚上栽植了許多棵樹後，澗上佈滿了野玫瑰的幽香，蔭密的枝柯作了短牆，綠葉結成門扉；牛羊在菓園附近，時出時沒，比秋水更綠的果枝上，長年落滿了金翼的鳳凰。

「說起來，那恐怕是一個極動人的段落。女郎在塚上終日接送着一羣羣的貴

客。那鑲着藍寶石的百葉窗，里面燈光亮了的時候，和滿天銀星相接；有時一陣風來，吹得人身上怪癢癢的；陽臺上，晚間佈滿了流螢，來客們談得倦了的時候，香檳酒喝個爛醉，園中摘下的果子，不獨有馥郁的味道，還可以使生命更年輕。

「人生彷彿一幕悲劇，不時扮演着許多錯落的情節。當這辛苦種植的消息被燕子帶到一個島國去時，在裝飾華麗的宮殿里，激動了一位青年王子的貪慾：他愛那芭蕉色的樹，他愛那黃金色的果子，他尤其愛那比孔雀翎還美十倍的女郎……」

「於是這位王子，發下了命令：『要十天以內摧動人馬，把塚上所有的東西都給取來！』」

「接着，兵馬日夜地向大陸出發；帶甲的武士，閃耀着威風，戰馬噴着滿口的白沫。兵士們，越過了大海，踏上荒涼的大陸，沿途，幻想着生命的華麗：輦車運回了美貌的女郎；青青的果子載回島國；凌霄殿前，等待着高貴的封爵。

「當他們到達仙人塚的時候，一副淒慘的圖畫擺在眼前了：沒有翡翠築成的精

室，沒有姣好明媚的女郎，沒有琥珀色的果子，只有冷風吹着幾列乾枯的樹……

「這消息傳回島國，王子氣得咆哮如雷：『帶不回果子，休再想帶回你們的頭！』」

「於是一顆顆鮮紅的頭顱，從斷頭台上滾下來了。

伯伯說到這裏，似被一種感傷的情緒所籠罩。抽了一口烟，彷彿欲從抹着一層濃厚的銀色的記憶之雲上，選取她那最鮮明的段落：

「以後，武士們爲免殺戮，不再重返故國了。青的海，岸上燈塔散着風雨。夜裏千萬隻帆船，把人頭運回葬地。孩子，你們設想這王子的命運比其他故事里傳說的暴君還要樂觀麼？只好讓那果子像戒指一樣永遠睡在海底！女郎不見了，惟見年年岩岸的潮汐，四季漂打着帶來暴君命令的郵船……」

張茵陳

圓明園

箭場已掃

翎毛脫落，遂憶

前世奔走英豪

河岸帶着水流

宮人急步掛燈

備夜宴

郡主倚窗旁

說月光今夜

第一次美

張茵陳

懷想令手指也纖長了

我們的王孫在柱旁

只因城頭萋萋草長

顏色入他杯中。

便酩酊大醉了

唉，若是你們爭着作流浪人，口裏都說着倔強，倔強，便不該在塞滿蘆莖的水裏，顯出彎曲的影子，你們又要盤桓不進，說是必須尋一個入口，我看出你們惶惶的臉色，帶問詢。於是，臆想着你們走過去，叩大火後焦爛的房石，且問出一句揚狂的句子來，說，你的門在那？

唉，你們不可摧傷人心，或是不經意的道破一個繁華的記憶，設若一個奔向大海的人，因捕捉一粒露珠而行過這裏，萬不可對他說，白帆已與天際齊了，拾起你的指南針，或是你的懷想。

猜度是行路最可憐的方法，遠不如豪爽的自戕。我知道你們心裏的季候，要往

那裏轉變呢？唉，你們獨立的弓橋，你路旁的基石，你，你吹白了披髮的風，你們荒涼中的荒涼呵，我們不是這樣的接受了你們麼？我們不是應該冥想生在你們裏的，後來又死在你們裏的意象麼？我們不是應該歆羨你們繁華豐盛的衣服，你們各季領受的芬芳，你們從前被印上的，你們後來更被印上的腳步麼？

我有一個同伴，揚着聖潔的臉，撫摩僅存的房石上的花紋，像替幽暗人打開一個窗戶，燈也亮了。

你光明的人，我又想不出獻什麼給你，這是一面青蛇石，給你，願牠成爲愛心的鏡子。

夜 行

憶起事來，不是令人疲倦得很麼？而我們方才遇到的那人，便以瘦長的手指，輕觸石碑，且說出一座寂寞的經過好日子與壞日子的房子。

甚麼事使你變得這樣無血色呢？過度的逸樂或者過度的悵鬱。我想起你是怕大雨的聲音，怕生人與寂寞。堆不起一座城堡，在沙石上，也要爲你闢出道路的。

我也許要掘一夜的金子，明早你們方有黃葉鋪路。所以等天明說露珠的時候，不可不說夜行人的辛苦。你說你需要火炬的光麼？或者在風塵中不滅的蠟燭，我當然知道你爲何聲音如此細弱，你都不常留意到那些紅雲，唉！我說，我說我以眼淚，便可歌詠你的腳步麼……

我拿起衣襟，想着必須拭去我們智者因爲凝止而浮在臉上的夜霜，却又驚奇這面前的一個靜穆，舉了一步，又茫然的退了回來。

『爲你我敢走狹路，那懸於危峯上的，我將奮然登一絕壁。』從前有一個生在高山上的，因爲癡情，竟失足跌到自己最熟悉的澗裏了。

夢寐的子孫，我想不出你應該看出遠處的東西，所以也無從怨你。唉，從前便有人以爲森林裏，騁馳着白衣女鬼，月光空空照了若干年，連結伴的行人都沒有。當時即便有馬匹，又怎忍聽谷裏煩燥的嘶聲呢。草長了，不可除牠，如有人須穿過長草，踏着地裏的根，則不可不除牠，於是，當時商人之子多半都獻不出夜靜時森林的空氣……

『何不將馬匹賣了呢，自有人從峽後泗水過來，呈上黃金』。

你說得對了，約經過一個朝夢的時間，谷中起塵煙，我們這凌駕山風的人，遂如奔上聖殿一樣，手裏揚着鞭。

你不可叫我說讚頌，那人匆忙中，甚麼都不想接受呢。拾起逸樂，說是痛苦的種子，怎樣鋪展長青的或者易謝的葉子呢？我平日言語枯澀，送人去大海，也想不出一句祝福的言詞來，却明知波濤凶險。

那人慌忙中迷失了路。心海裏翻了一隻船。我早就和你說了，從前便有人以為森林裏，騁馳着白衣女鬼，直至那人急趨近前看時，笑壞了一條奔流的青練水……所以我勸你常攀登雲中山崖，逢迎不同方向的風。如不走入一個盡頭，怎能走入一個開始呢？你如思戀平原，如河床對於河一樣，當你展翅的時候，你的影子早已落到地上了。

大智者總是歡欣的接受聖夜。鳥窠在沒有葉子的樹上，便殷勤着接受雨，所以，請你立起來，讓我拭去你黑髮上的露珠，扶你入夜殿，這是門，這是窗櫺。

語

輕風吹不過橫塘路。

綠帘窈亮着。我伏在地上，憂愁我的手。我不會鑽木取火，又無勇氣說熱情。沿着門尋了三夜衣帶，直到今天有人送枝燭來。

我都無力撐起我的影子。身前身後盡高草。你知道我不是散放露珠與喜笑的人，所以，我又辜負了我的鈴。

那智者常說，『你若能推動這門，也該推動悵鬱了。』

我大驚奇。

階前的藍花，鋪得均勻像愛情。塘下移過遲疑或願望的步子，順手扔一條束花

的金帶。

我想起那人堅持着黃昏有牠的羽翼，我即不信他的言語，也該相信他的明亮眼睛，所以，黃昏請有牠的羽翼吧。

長廊引誘人時，我便說牠像蛇蝎。夜之夢囈引誘人時，我便說牠像陰霾日山巔的霧，毒色的微笑引誘人時，我說牠像什麼呢？

柳，搖曳的頭髮，縛人的絲。

山也綠了。但我仍是無心起舞。

唉，你們周遭馥郁的氣息，你們氤氳着，是爲了椰櫨誰呢？我曾默許，說是逃至一個無雨季的領域倒是好，花與人都以渴死終。

今夜那智者有平靜的心情，倚着窗檻問我的名字。我羞澀了半日，不知回答他什麼。唉，你明淨的臉，便是山谷，河流，逸樂，清水流過的平原，小草花以及世界，我還要有什麼名字呢？

我最不會祝福，又不能從一盤沙中畫出命運來。他的臉色很憂鬱，像秋天遺落的葉子。是失落了什麼，又拾得了，拾到手裏以後，又失落了麼？

張敏珍

望着向海的人

仰首看着天，悠悠的是幾片雲，要下雨了，但我很知道這只不過是一種初兆，不會給人一些叫人想都想不到的淋打的。

其實個個人都很應該告訴那個佇立在海前的女人，就說天要下雨了，不小心時會順着海浪捲下去。這並不是撒謊，也更不是開玩笑，而是一句頂頂美善的勸告，很好的，說了它吧！不說時連那個傻海星子都會笑你們態度冷淡的，噢，爲什麼不肯說呢？是怕一些像是道義的責備麼？太孩子氣了！怎麼又流了淚麼？真成！早知我不說了，跟你們有什麼過不去的，偏要惹你們流這些糊塗眼淚。

昨晨得到一聲鵲報，說還要我看青天，從那上可以找到一些行人的腳步。我笑

了，我疑心那是死人的腳步，但我竟忘了，竟也想要踏上去走走。說真的，路是很薄，況且又沒有標石，多少不是有點危險嗎？可不知怎麼一來，又覺着自己有這種勇氣，於是就大着胆子跨上去了，怪駭怕的，竟薄得像一片浮在水上未化盡的冰。我也奇怪了，爲什麼自己會如此蕭灑起來。是我忘記說給你們，我本來是一片不大俊秀的紅色葉子。太艷了，正好和天作個比較，飄飄的，飛快的，犯了傻氣，居然又想尋個着落，宇宙裏那有着落？我却偏要找！滑稽，瞧那個傻詩人又在作什麼鬼詩譏俏我了，誰會在乎你們？你想！

想着把那個佇立在海前的女人也帶上去，奈我有點手重，不敢輕易惹她。她太美好了，我怕我的牽扯會把她拉成或者會把他氣成一個瘋子。我總是被小心左右着，因此我就悄悄的躲開了。一聲不響的把眼皮垂下來躲開了。壓着自己的熱情，彷彿有點失望，又有點悻悻，但並不覺着苦，其實是說不出的苦。我自己想，什麼理由要擾亂她對海水的嚮往呢？我自解了，但並沒解開，反倒是更緊了。想自欺的

藏一下，又覺着自己的處所太空赤了，所以我還是走開。走，那怕是一條極不能走的路呢，也會是很舒服的，或許有些抑鬱，但不仔細尋那些可笑的殘跡時也儘夠了。權自作明白一切，那麼無論如何也不會再遇見另外一個可怕的夢了吧？咳！又刮的什麼熱風。

夢？可笑，誰又無原無故的稱它作可怕的夢呢？

一掬翠鳥的尾光，擾亂了所有的無聊的夢幻。既醒來了就該作些構當。作一個美貌的人。拾些凋落的薦蘿花瓣如何？曲了背，彎了腰，太疏忽了。傷及手。厭惡到極點，為什麼只流些無顏色的血？忽然想到世上還有昇華一個講解，我竟自又笑了，覺得是拾到了一句最聰明的話。笑了，居然也能笑得那麼妖媚嬌好。我真又不會想到。

我想把這些蘿瓣撒到海上去，可我又怕擾亂了那個女人的心境。我此刻有點恨她太強佔了那片海，但我想到我的觀望裏又多了一點點綴，不也很可以自傲一陣

子嗎？我強自的覺着自己驕傲了。眼睛裏有些酸的東西流下，因為我並不承認這個想法是對的，太不聰明了，也太愧怍了。在無可排解的情形下，我又作了一次自欺的藏躲。瞧我的背影多麼可笑！實話說，我早也想到了。

在倔強自勘的時候，頗想投一隻貝殼，碰她一下，不是要她痛，而是要她震慄一下。只當它是一個小玩笑，我不忍，我又走開了，拖着我的兩隻鞋，捧着那些羅瓣，裝作一個頑皮孩子的樣子跑開了。自己給自己一個使命，說是送那些羅瓣回家去。果然那個家也變了，不過我却不曾想到枝上會結成果子，我呆呆的望着它們，嘆口氣想，什麼時候呢？真的，可又是誰這麼不討人喜歡，給人這麼一個大的不提防呢？幹麼要悶得人這麼狼狽呢？太狠了，似乎！

太苦了，自己尋些迷離來咀嚼。我覺着我像個傻子，又不大承認，總之我懂得怎樣踏上青天，再如何翻到海面上去，那樣的話，我又應自認為聰明了。迷離，醒了嗎？不，依舊是迷離！依舊是那麼一個不堪回首的迷離。

後記

理想的本身往往是完整的，等到它轉變爲現實時，就不免和原來的狀態大相「逕庭」了。這本「燕園集」最初祇可說是一個未經「深思熟慮」的理想，經過了大家的努力和籌劃的結果，居然能和讀者見面，真使我們有說不出的愉快。但它畢竟沒有完全貫徹我們底理想，因爲理想和現實之間永遠隔着一段不可測量的距離。我們出書的希望是想給予讀者們對燕園的新文藝在創作和理論方面一點大概印象。事實上它底困難性，我們早已考慮得到：第一，每個作者底作風是常常以各種不同的姿態表現出來的，所以在不多的幾篇作品裏很難窺出他全部的風格。第二，本集預期的幾位執筆者，因受到各方面的限制，未能在這裏出現，難免有「遺珠」

之憾。我們爲完成這次新的嘗試起見，祇得冒險的印就了這本小書。至於它是否能實現我們的希望？它底「功」和「罪」究竟作怎樣的比列？那要請讀者們自己去估量了！

在目前經濟情況萬分困難的時期，要出版一本新文藝集，的確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這裏所有執筆的同學都自動的捐助相當款項，作爲本集的基本經費，可見大家對於合作出版的熱忱；同時我們又於印書前發售一次特價預約，結果在校內銷出預約券二百數十張，這也是許多同學對本書關懷和熱烈贊助的明證。否則，我們底計劃未必就能實現。

本集在內容上不敢說絕對的調和一致，因爲各位執筆者都有他獨特的創作態度和對於文藝的見解。合在一起後，自然會發生一種差異的現象，正如我們底面容各不相同似一般。不過我們認爲這是比較客觀和沒有成見的辦法，也許也就是本集的特色吧！

蕭 園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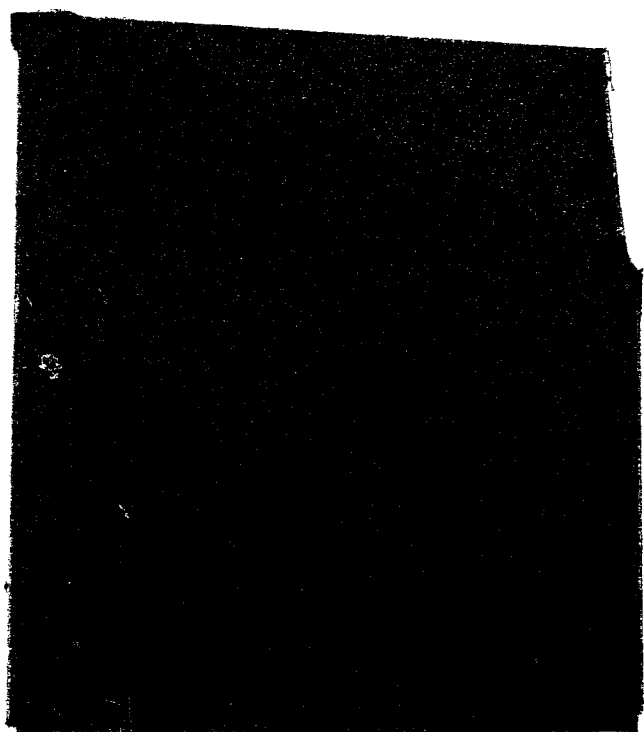
又本集各稿的排列除教授的作品外，其餘均以姓氏筆劃的多少爲次序，特在這裏叙及。

最後，我們誠懇地謝謝幾位執筆的教授，在百忙中爲本集撰稿。同時對全體熱心幫助出書的同學表示銘感！

二十九年，五月，玉岑於未名湖畔。



K 26/4462



燕園集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出版

編輯者 燕園集編輯委員會

發行者 燕園集出版委員會

* 定價每冊八角 *

